# 我性福的知青生活

前言

要说这辈子摊上的事儿还是真够多的，沟沟坎坎的总是断不了。咳！谁让咱命不济呢。

不过，躲过了坷坷跘跘的烦心事儿，日子总还是能平静的过下去。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大起大落，说真格的

就是个平常人。说平常人的话，办平常人的事儿。

没成想这一辈子一恍儿就几十年过去了，稀里糊涂地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您说，老了老了也经常的想起点以

前的事儿。要想起先前哪些个有意思的事儿也能笑个不停，要是想起惊险的情节鸡皮咯瘩照样能起一身。真真儿的

就在你眼头里转悠。您说说要是经常的想想年青时候的事儿也挺有个意思。真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们说的「怀旧」

情结。其实这「怀旧」哇，就是感叹时间过的忒快。没咂么出个滋味儿来就过去了，「怀旧」就是给自己个儿提个

醒儿往后的时日过的精心点儿。要不，再一恍儿也就「入土为安」了。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一）

小时候身体不好，总是病魔缠身。什么肺结核，淋巴结核都在我的身上呆了不少的日子，不能和同龄的孩子们

一块儿疯跑疯闹，上房爬树。整天在家里喝那些不知名的苦药汤子，就这样病总也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糟糕。伤口

封不上口儿整天流浓流血什么的，头上老是缠着块布，真象《洋葱头历险记》中的洋葱头。没人愿意搭理我，嫌我

身上有味儿，嫌我脏。其实这能赖我吗。

我也不想这样，谁让咱的身子骨不灵光呢。最后还是爸爸把手上的表卖了给我买了治结核病的西药，病总算是

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常听人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真能这样就好了。咱不求有福，只求无祸。天上掉馅饼的

事儿咱不敢想，别掉砖头砸着就行。您说呀，抡胳膊根儿的事儿咱一准没戏，跟人家矫情，嘴皮子又不怎么盯劲儿。

遇事儿躲远点儿以自己不受伤害为第一要素。凡事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上，至于其他咱也用不着想，

也就不去考虑了。慢慢地遇事小心谨慎，试着来，就成了我的处世哲学。别看这样可心气儿并不小。初出茅庐的楞

头小子，总觉得自己是干大事儿的人，总觉得自己一上手准成。只是自己没试罢了。可真让练一把，那还是得等等

儿再说。不是我菘（song），我觉得没这个必要。这可不是「滚刀肉」里外都是一个人的理儿的行经。本来嘛，我

就认准了：「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干，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少干，利己不损人的事儿猛干。」虽是这么一说，可到

头来损人利己的事儿咱没干过，利己不损人的一件没碰着。这一辈子楞是没活明白。咳，没活明白就没活明白吧，

其实这到也没什么，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也就行了。瞎扯了半天，正经的一件没说。得，咱们言归正传，您想听点

什么

（二）

当兵是六十年代青年人的梦想，军绿色是最时髦的颜色，谁要是能穿上一身军装在街上那么一溜达，那可真能

把人乐晕了，也不知是不是福这个咱一点儿不知道，这「兵」愣是让咱给当上了。接到通知我还真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掐掐肉，嗯——。挺疼，假不了。「哈哈——，我胡二爷当兵了。我胡二爷也能当兵了。」没人的时候我对着

墙大声吼着。

噢，您是说我这身子骨行吗自打病好了，不敢说是小牛犊子吧，浑身上下总较劲儿。

体检没费劲就通过了。应该说咱也算是全须全尾儿的了吧！拿到调令，没打锛儿背上行李就去报到了。心想：

「早穿上一天军装就早」牛「一天。」没有比这更美的事儿了。

没成想到部队没两月，全团就开拔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目的地是山东的一个山区，女同志在平

原地区，我们男爷们儿就进了山沟沟儿。您想啊，一个从大城市——京城来的少爷兵，一下钻进山沟里，您说这落

差。嗨！身子都掉水里了，耳朵还能挂得住没辙。

集训时工作队明令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队员一定得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分队长带着我进了一个

叫麻塔公社黄前大队六小队的小村子。可一进村儿就犯了难。全村儿十二户村民：一户富农，一户富裕中农，两户

中农，剩下的都是贫农，照哩说进村依靠贫农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村儿不行。我们村儿的贫农在抗战时期都参

加了还乡团。没得依靠。没招儿。我和分队长只能住进了牲口棚，这一住就是小半年。白天和老乡们一起干活，晚

上开全村社员大会，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深挖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队里的当权派们。我负责召集村民们开会，要

说通知开会没什么难的。可召集我们村的村民们开会那就不是件容易事儿了。十二户村民住在一道山梁上，从山根

儿到山顶白天走还需要一个多钟头呢，甭说晚上了。我们村儿没有电，村民们只要天一黑准就上炕，省灯油呗。这

是他们祖上留下的习惯。真绝了，村里还没有一家养狗的，可能是怕吵觉儿。开会的人好不容易到齐了，没多大会

儿，我们的牲口棚里就酣声四起了。本来嘛，累了一天的村民往哪儿一窝，立马儿就梦游他乡喽。你要是不宣布散

会，他们一准天亮了见。叫醒了这个那个睡，叫醒了那个这个着。咳，这觉悟上哪儿去了真没办法。

进村之前工作队每人发了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说是让我们在工作中认真学习，落实到行动中去。

要做到有人没人一个样，屋里屋外一个样，有领导无领导一个样。这就叫「慎独」。嗷。对了，没有「屋里屋外一

个样」这一条。我说呀，这是修行，修行到一定的时候必能成「精」。咱就照「经书」念，肯定没错。反正没有歪

经，只有念歪了经的和尚。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开会，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最要命的就属吃饭了，刚来的时

候一顿饭发两个煎饼，拿在手里一看，干干的，一碰就碎，这不就是两褡儿纸吗。

吃在嘴里酸叽叽的，没点儿水根本就甭想咽下去，整个儿一个吃纸的感觉。您要是在看看这煎饼的制作过程您

就会更「喜欢」它了。您瞧，先把白薯切成片晾干，吃的时候上碾子碾成粉，再用水调成糊状放在太阳底下晒，什

么时候咕嘟咕嘟冒了泡就可以使用了，烙的时候用油黑油黑的抹布在熬子（咱们叫饼铛）上这么一擦，呙（wai ）

一勺糊糊往熬子上一倒，用刮子一刮一张煎饼就算得了。不过一般是一个月摊一次，要不它能象纸一样吗据说是为

了省柴火。吃的我嘴上都是大寥泡，八成是缺水缺营养。不过咱还真挺过来了，也就炼成了一副好牙口。不吹牛，

一本二十页的书「咔」的一声，咱一下就能咬断。真的！您不信「小胡，我晚上到各户串串，回来晚，你就别等我

了，早点睡。」一天，分队长对我说道：「真的！今儿不开会啦那行。我真的困的都拿不起个儿来了。早就想睡个

囫囵觉了，真谢谢您了。」我兴奋地忙把已经背好的书包又放了下来回答道。

「那就好好睡吧。养足了精神继续干革命。」分队长说道，走出了门。

早上一睁眼分队长的床铺还是空的，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走的我全不知道。看来真是睡死了。一连几天我

都没有碰见分队长。没给咱派任务也不知他们上那儿干活，只能自己给自己放假，说真的自打进了村儿就没休息过。

还是先美美的睡上一觉。睡够了就出去转转，要不拿起脏衣服到山坳里去洗。对了，分队长的脏衣服咱不能不管，

我回到牲口棚把分队长的脏衣服也抱了下来，嘿嘿，真不知道啥时候学会拍马屁了一边想一边习惯的把兜儿里的东

西往外掏，一个软软的小塑料口袋随着掏出的东西掉在地上，「这是啥东西」我自语道，我小心翼翼的检了起来一

看，小塑料口袋上印着「安全套」三个字。「哎呦妈呀。」我叫了一声。我那心呀「砰，砰」地直往嗓子眼儿外边

蹦，好象这倒霉东西是我偷来的，幸亏衣服没扔在水里，我看了看四周没人抱起分队长的脏衣服就往牲口棚里跑，

把衣服扔在分队长的床上坐在那儿直喘粗气。「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家里两口子的东西也会跑到这儿来了分队长的

老婆也没到这儿来呀既然分队长的老婆没有到这儿来，这东西肯定不是给她用呀，怪了咱们分队长是个老布尔什维

克，犯生活错误这种事儿断然是不能够的，肯定是宣传计划生育时落在身上的。一准没错。」可当时我真的都懵了。

现在看来其实这也没什么，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来说是有点难熬。一憋就是小半年，憋不住了总得找地方撤火吧，又

不想多找麻烦，不用它用什么能拔脓就是好膏药。这个小秘密我把它埋藏了几十年了。没跟任何人说起过。您瞧，

一不留神让您给知道了。

老人家说的「慎独」对每一个人都有警世的作用。「修行」没有真火哪儿行啊，没烧到七七四十九天，烧不到

火侯，您还真别想成「仙」。再者说了俗人就是俗人，凡心根本就甭想戒掉。「女人是老虎。男人真就不能离不开

老虎就天天想着老虎铁打的意志也能被」老虎「给动摇喽」当时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就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注意

「老虎」了。慢慢我发现我们吃饭家的「老虎」（房东大嫂，哈，哈……以后还叫房东大嫂吧。）洗脸了，新鲜吧

洗把脸这在咱们城里不算个事儿，在我们村就比较难了，水得从几里地以外挑回来，村里的人一般都不洗脸，所以

房东大嫂平时不洗脸，蓬头垢面的样儿我们已经习惯了。冷不丁的洗回脸还真是挺打眼的，而且洗得干干净净的，

耳朵根后面都洗得挺白净，脸上还掸了些粉，特香。哎呀！就更觉得新鲜了。仔细看看我们的房东大嫂，看上去她

也就二十五六吧。脸上红红白白的也挺好看。细长的眼睛有几分妩媚，嘴长的有型。右腮有个不深不浅的酒窝儿，

一笑露出一口农村少见的雪白而整齐的牙齿。这些日子虽说穿着粗厚的老棉裤，可走起路来腰枝一扭一扭的，脚步

也透着轻快，纺线的时候总忍不住要乐，小脸儿还红卜卜的。这是怎么了我盯着房东大嫂傻看，「干什么呐你」分

队长踢了我一脚问道：「啊嗷，我是说乡下人也不忒难看，您说是吧」我没头没脑的回答了一句。

分队长狠狠的盯了我一眼，那眼神至今我都记得。半夜里我常听见房东大嫂屋里传出「咯，咯……」地笑声。

「分队长，您说大嫂她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整天的傻乐什么呀」一天我随口问了分队长一句。「谁乐呀」分队长问

道：「房东大嫂呗。」我接着说道：分队长吃惊的看着我。

「半夜里我老听见房东大嫂在屋里不知为什么」咯，咯……「地乐个不停。」我接着回答说。「是吗……你真

的听见了别胡说。」分队长说道，然后眼睛看着油灯半天没再说话。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怎么了分队长。」我门

道。「没什么，没什么……」分队长回答道。

我知道我问了一句不该问的问题，便知趣的躺了下去没再吭声。房东大嫂屋里的笑声有所收敛，是分队长告诉

房东大嫂了不会。不过隔三差五的也能有那么几回。不是在堂屋里就是在柴房中。「我到要看看有什么可乐的事儿

让您半夜里这么高兴」翻过身来我嘟囔着又睡着了。

自打这以后，我睡觉惊醒多了，翻身的时候也知道看看分队长的床上是不是有人真是莫名其妙。

土改的时候我们这个地区除了分地主老财的土地和细软浮财之外还分尼姑庵里的尼姑，年青的分个年青的尼姑，

上岁数的呢分个老尼姑再加上一个小的尼姑。原因是老贫农和老尼姑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小尼姑能帮上一把，所以

就再搭上一个小尼姑。这尼姑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敢情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尼姑，庵里先要看看小姑娘是不是长的

周整，用她们的话讲就是有没有「佛缘」，其实什么「佛缘」不「佛缘」的，谁也愿意收留长的好看的姑娘。您说

呢要是被选中了才能进庵，在庵里先是干活：挑水，打柴，种菜，打扫庭院。长到十七，八岁，活脱脱，水灵灵出

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就要开始招「圆外」了，所谓招「圆外」就是当地的乡绅们花钱给姑娘们「破黄花」，而且要怀

上孩子。要是没有怀上的就再招，直到怀上孩子为止。怀孕生子后才能落发为尼。孩子自然是被抱走了。用它们的

话讲：「经过世间磨难尘心已尽」。其实也对，您想啊，人世间的这点儿事儿您都经历了，全身心的适奉佛祖也就

是应当应份的了。这就形成旧时还俗的尼姑们不能「守身如玉」，凡心不死了。反而养成比较随便的生活态度。世

风难改，也就一代代这么传了下来。话又说回来了，小尼姑，长大了也想嫁出去呀，可寻个婆家就难喽，这地方穷，

壮小伙儿自己都养不活自己，谁娶得起媳妇小尼姑们只能自己想自己的辙，两下里干柴烈火保不齐就闹出点事儿，

不过这种事儿在我们哪儿根本就不算什么。我们房东大嫂就是这些尼姑们后代中的一位。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原来的生产队长被罢了官，新的生产队领导班子的人选就是至关重要的事儿了，房东大

哥很自然的成为我们的第一人选，可他是中农成分，这不是瞎使劲吗改成分是登天的难事儿。您还别说，经过分队

长的努力工作队终于把房东大哥的成分改定为下中农，下中农就是我们依靠的对象了。不是有这么一首歌吗：「贫

农下中农一条心……」。只要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这回我可真相信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你和长禄（房东大哥的名字）明天一块到县城搞外调，要调查的内容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争取一天赶回

来。发现重大问题立即向我报告。」分队长说道：「分队长，到县城一去几十里山路，来回一天真够呛。」我接着

又说道：「长禄你说呢」。「俺瞅一准儿回不来。」长禄蹲在门坎上回答道。

「实在回不来就住下。吃，住不能超标准。不过……小胡你自己决定吧。」分队长想了想说道。

自打房东大哥改了成分以后，房东大哥当选为生产队长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了。清查上一届生产队长多吃多占的

「重担」自然也落到房东大哥身上。

在山沟里呆了小半年，抬眼就是山，低头就是沟。没想到一走出大山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原心里那叫舒坦。兴奋

的我呀真想大声吼叫。我们天亮就出发到了晌午头上才走到县城。吃完随身带的煎饼按分队长事先计划好的调查提

纲到石料厂，农机站，供销社开始我们的调查工作。根据交代材料我们一笔笔的查着。在供销社的票据里我发现有

一笔一百多斤卖花生的油料款的支出凭证底单，我记得在我们村儿会计的收入帐目中没有这笔记录，有二，三十块

钱呢，这是个重大发现应该立即回去报告，我把所能记下的仔仔细细的记了下来，我恨不得立刻就回到村儿里，有

重大问题的发现说明我们的工作深入细致，群众发动的彻底。「哼！咱这个新兵旦子您还别瞧不起，离了谁咱都一

样工作。」想着差点说了出来。

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房东大哥说：「走！长禄。咱们回去。」「咋这就回去」房东大哥好象没听明白我说的

话，问道：「对。这就回去。」我重复道。「咋就回了咱们啥也没吃就饿着回去那得后半晌了。弄不好天亮见了。

老程不是让咱们住下吗明儿回吧。啊！再说了明儿咯县里有大集。你没见过吧这是咱农村的大日子。咱们逛逛大集。」

房东大哥一口气说道。

「那咱们吃完再说。」我说道，见我没有坚持房东大哥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在走出供销社大门的这段路上

他唠叨个没完。

我们走进一个低矮的小吃店，要了一斤馒头两碗汤，我正准备吃，看见房东大哥提了一小壶酒，端了一盘肉走

了过来。「这是怎么啦你哪儿来的钱」我问道。

「嘻，嘻……」房东大哥只笑没有回答。「喝口儿」房东大哥问道。「不会。」「那就吃肉。」「我不能吃你

们老乡的，我们有纪律。」

「小胡，你这就是瞎掰了。你跟俺吃就是同吃，一会儿跟俺睡就是同住。明白啦。」房东大哥一边往碗里到酒

一边说道。「你们打灯油都拿个鸡蛋到山下换，你哪儿来的钱」我嚼着镘头问道。「老程给了俺五块钱，让俺改善

改善。你可别到村儿里说去。啊」房东大哥看看旁边没人注意，小声说道：「老程对俺不孬。不孬……」不一会儿

小酒壶里的酒就让房东大哥喝完了，我发现房东大哥说话舌头有点短了，慢慢地趴在桌上不再说话了，便叫道：「

长禄，你怎么了哎。老乡你看他是怎么的了」我从没见过酒喝多了是什么样儿真有点急了。「嗯。喝多唻。」小吃

店的服务员答道。

我架着房东大哥往出走，他一个劲儿地往下出溜，好不容易才在招待所把房东大哥安顿好。我自己已经浑身都

是汗了。

「不成。还得回去，分队长这准是再考验我呢。要不干嘛让我自己看着办看我是不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没

有顽强的精神连续作战的作风那咱就表现一回给您看看。

」想着我走了出来，交了住宿费，跟服务员说：「明天这个同志醒了让他自己回去。就说胡同志先回去了。」

说完背起书包，深深地吸了口气趁着月色朝我们山沟沟的方向走去。

「分队长——。」我满头大汗地叫着，推开了屋门。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嗯——哪儿去了又串户去

了」我急于想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分队长，可人不在，不免有些扫兴。我在屋里坐了会儿。「不行。得马上找到分

队长，把这事儿告诉他。」想着我背上书包走出了牲口棚顺着山路走去。

「这不是房东大嫂家吗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猛一抬头看见那熟悉的屋宇我愣了一下。「分队长会在这儿吗」

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这儿这一想啊，我的心「砰，砰」直跳。

我放轻了脚步悄悄地进了院儿。往日那「嗡，嗡」的纺车声怎么没有了一点声响都没有，院儿里静的瘆人，我

自己都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里屋黄晕的灯亮从窗口泛了出来，说明房东大嫂还没睡。「哥，快点——」我听见

房东大嫂说道：听见房东大嫂说话声我吓了一跳。我左右看看没人，是从窗户里出传出的。我摸到窗边往里看去，

眼前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头发根儿都立了起来：房东大嫂一丝不挂的跪趴在床上，屁股向后撅着，一个精壮男人手

扶着自己黑粗的阳物正从后面慢慢地往里插。

「嗯——」随着精壮男人的插入房东大嫂舒服的哼着。那个精壮男人慢慢趴到房东大嫂的背上，双手从后面抓

住了房东大嫂两个硕大的乳房使劲地揉着。

「哥，亲哥哎——」房东大嫂叫着。精壮男人转过头来，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眼前，「分队长……」我差点

儿叫出声。

我嗓子眼儿发干，再也看不下去，经直跑回了牲口棚坐在床上大口喘着气，我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么会是分队长这……这怎么可能分队长平时总是一张铁青的脸，很少看见他笑。我印象

中的分队长和眼前趴在大嫂背上的分队长是一个人吗分队长不是有老婆吗虽说分队长的老婆是带着两个孩子过的门

儿，没听说他们关系不好呀看来这」安全套「还真是派上用场了。」想着想着我迷迷噔噔的睡着了……夜还是那么

静，还是没有一点声音。「什么时候回来的睡觉也不盖上点，受了凉怎么办」隐隐约约我听见好象有人说话便睁开

眼睛，看见分队长正在往我身上盖被子。

「呦。分队长。」我说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分队长问道：「昨天半夜。」我回答道。「你昨天半夜回来

的……」分队长先是一愣，接着又问道：「分队长，」我看分队长要问忙把话题叉开接着说：「福来（前任小队长）

看来真是有大问题。」我把调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分队长作了汇报。

「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没立即告诉我」分队长又恢复原有的严肃的面孔说：「我……我，我太累了。原想先

歇会儿再找您，没想到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所以就没找您，。」我编了个瞎话回答着，没敢看分队长。好象是我作

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

「咳，你呀……，以后有重要事情立即告诉我，听见了！」分队长说道：好象并没发现什么也可能他觉得我还

是个孩子，不会有多复杂。更不会想到我看见他在干什么。

「嗯——。」我低头回答着。「小胡，你最近表现很不错，工作很主动，能够分担我很多工作。刚从学校毕业

出来这么干真是不容易。」分队长接着说道：「你写入团申请了吗」「我还不够标准……，」没等我说完分队长又

说道：「这样吧，我跟团支部书记说说，你也写份儿申请书，咱们争取在这儿把组织问题解决了。」

我知道分队长在我们队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有时候比队长说话都管用。很有些势力。「行。我努力吧。」我

回答道。心想：「总算逃过了这一劫。」我暗自庆幸着。

我跟着分队长来到房东大嫂家吃早饭。见我进屋，房东大嫂也是一愣，看了分队长一眼忙问道：「啥时候回来

的俺家长禄咋没回」。

「我有重要的事儿找我们分队长就先回来了……」「找着没」房东大嫂又看了分队长一眼问道：「找着了。分

队长不在这儿吗。」「俺是说昨晚你找着没」「小胡昨晚走了一夜山路，回来就睡了。」分队长紧接着说道。「他

今儿回来俺就放心了。那你就快吃吧。」房东大嫂说道。

「噢，大嫂，长禄大哥今天晌午才能回来。」我回答道。房东大嫂今天摊了新的煎饼，还作了旦花儿汤。「大

嫂您这是……这鸡蛋您留着换点油什么的多好呀。」我惊奇地说道。「你们也都够忙的，身子不能亏喽，你们在俺

们家吃饭没啥好东西，真有些对不住你们。再说俺家的鸡不是还下着蛋吗！」房东大嫂说道。「大嫂你们家的鸡下

个旦也不容易，这……」我看了一眼分队长说道：「鸡下蛋有啥难的，又不是人生孩子。吃吧，长禄媳妇也是好意，

是想犒劳犒劳你。别推三挡四的了。」分队长端着碗目无表情，没滋搭味地说着。

「对！俺就是想犒劳犒劳你。」房东大嫂忙应着。「那就谢谢大嫂了。」我说着也端起了碗。「傻兄弟，谢啥

呀。吃完锅里还有。」可她紧得往分队长的碗里盛。我想笑，没敢。

我们来到这儿已经有一年多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经过我们工作队的努力工作已经调整完毕。长禄

当选为生产队长，入了党。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入党对他今后意味着什么。反正他知道生产队的大权在他手里了。

工作队宣布工作队员们可以「自炊」，「自炊」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饭，不必再到老乡家去吃。「小胡，咱们

自己起伙还是继续在大嫂家吃」一天分队长问我：「听您的。您在哪儿吃我就在哪儿吃。」我回答道。「嗯——。」

看来我的回答分队长很满意。「你下山买两斤肉，咱们也开开荤。」分队长笑了笑吩咐着：「好咧！」我高兴地背

起书包下山买肉去了。晚上我和分队长到房东大嫂家吃饭，一进门就闻见扑鼻的香味，「哎呦，馋死我了。」

我一边走一边说着。真的，真是有一年多没闻见肉香了。「呦，大嫂怎么还有花生米呐咱这是过年呀。」我搓

着手说道。

「没啥好吃的，兄弟你快坐呀。长禄，你也快点，别让人家等着。」大嫂今天显得格外兴奋，一边张罗一边说

着。「小胡，把我挎包里的水壶拿出来。」

「给。」我把水虎递给分队长。「长禄，咱们今晚开戒。」分队长说着把水壶里的酒往碗里到。什么时候买的

酒我真是一点也不知道。

我们刚要动筷子，就听长禄说：「老娘们家别上桌。」房东大嫂一下定在哪儿了。空气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平时咱们不都一起吃吗今儿怎么拉」我看了一眼房东大哥说道。

「今儿咱这是席。我们这儿的规矩是：妇道不上席。」房东大哥好象第一次行使他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力正言地

说道。

房东大嫂看着分队长，那眼神是乞求，是怨恨。可就是不敢往前挪一步。

「什么狗屁规矩。长禄。咱可不兴这个。一家人干嘛分着吃。来，大嫂坐这儿。小胡你挨着大嫂座也好照应点

大嫂。」分队长历声说道。「咱不是怕坏了规矩吗，」听见分队长发话，长禄一下就没了底气嗫嚅地说道。「兄弟

你多吃点……要不也喝点」房东大嫂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眼睛不时的看看房东大哥。伸手要拿水壶。

「我不会喝。您别拿。酒有什么好喝的喝在嘴里就象着了火似的。我说大嫂，您也吃呀。别光顾我，您也给大

哥和我们分队长夹点啊。」过分的热情让我有点受用不起，我赶紧说道：「咱们一个锅里舀食，就是热热呼呼一家

子。干啥还分你的我的，男的女的。」大嫂说着看了一眼分队长。

「长禄啊，你现在也是党员干部了，不能再有封建思想了。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咱们应该大有提高呀。你刚

才说的那些个沉芝麻烂谷子的旧规矩以后不许在提。听见了来。喝酒。」分队长说道。

「那是，那是。您先请。」房东大哥随声符合地说着，端起了碗，喝了一大口。「大哥，您慢点喝，这可不是

水。小心一会儿您喝醉喽。」我赶忙劝道。看了一眼大嫂。

「兄弟，你就让他喝。在家没事儿。真是醉了上炕就睡。」房东大嫂说着瞄了分队长一眼。说真的到现在我都

没听说过媳妇劝自己的男人多喝酒的。

我怎么瞧着房东大哥就象个「儿皇帝」。真有点「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作不了主」的意思。家里家外都是分队

长说了算。看这架式分队长才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呢。房东大哥他能管什么事儿他有啥权力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

真没意思。

「老程啊。俺和屋里的合计过，场院（和牲口棚在一起）离这儿挺远，你们总住牲口棚也不是个事儿。来回跑

也不大方便，您是不是搬过来住俺们这儿她把屋子拾钭（tou ）好了。」房东大哥说着又喝了一口。「小胡你说呢」

分队长想了想问我：「问我呀」我装傻地问道。

我看了一眼房东大哥，他正有滋有味地吃着喝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房东大嫂低着头坐着，脸憋的红红的，

手一个劲儿的搓衣角，好象我的决定对她来说非常重要。怕我说出什么别的想法。

「行啊。咱们就搬过来吧。」我回答道，又看了房东大嫂一眼，房东大嫂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用眼角瞟了我一

下，仿佛在压制着自己内心的兴奋，这个小小的动作只有我感觉到了。

说搬就搬，我们第二天就搬到房东大哥的院儿里来了。

小院儿似乎有了生气，大嫂不停的忙着，时不时地到我们屋坐会儿。自从我们搬过来房东大嫂对我格外的好。

总是「大兄弟长，傻兄弟短的」叫的我直晕，好象我真是她的亲兄弟似的。在这个院儿里我们三男一女的过着日子。

长禄是不是知道分队长和大嫂的事儿可能不知道，要不怎么这么平静呢可时日不长，一天，分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

对我说：「小胡，咱们下星期就要回城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作好准备，把材料文件整理一下，准备移交给工作团。」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问道。说真的在山沟里的这一年多，外面的事情我们真什么都不知道，可以说完全的

消息闭塞，与世隔绝了。「我也不清楚。」分队长说道。

「那您跟房东大嫂说了吗」我接着问道。「跟她说干嘛」分队长有点吃惊的看着我说道。「军区下了命令让咱

们全部撤离，回城。你快点收拾。」分队长说完走出了门。

分队长前脚刚走出院儿，房东大嫂就推开我们房门问道：「老程回来了」「刚走。」「咋刚回来不歇歇就又走

了」「大嫂……」「啥事儿」「大嫂，我们另有任务过几天全部回城了。」我把分队长刚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告诉了

她：「回城别蒙俺了。」「真的。真的。过几天就回。」我加重语气重复道。

「咋说走就走呢还回来吗」大嫂的脸一下变的惨白，问道：「说是让我们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具体的我

也不知道，你还是问问分队长吧。」我边收拾材料边说道。

房东大嫂一动不动地呆呆的站在门口。这突乎其来的消息击的她六神出窍。眼里没有了往日的光彩。有的只是

一抹忧伤。「你大哥咋这时候去县城买地瓜秧子，这可咋办呀」房东大嫂急得什么是的。

我知道大嫂不是为长禄着急，是为我们立即回城着急。的确，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大嫂可能以为我们就这样跟

她们在这儿过一辈子呢天已经黑了，分队长也回来了。

「你整理的怎么样了」分队长进屋问道。「调查材料整理完了。揭发材料正在清理。」我回答道。「走。吃饭

去。」分队长看了看表和我一起往房东大嫂屋走去。

屋里没有点灯，黑乎乎的只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坐在床上。「大嫂，大嫂。我们吃饭来了。」我轻声叫道。「

呦，你看——，俺还没作呢」房东大嫂低着头走了出来，点着了灯，开始给我们做饭。我帮着她忙这忙那，我偷偷

地看了一眼大嫂，看见她眼睛有些红肿，肯定刚哭过。「分队长，您看大嫂怎么了」我悄声地问分队长：「嗯什么」

分队长问道：「您看大嫂怎么了」我又重复了一遍。分队长看了大嫂一眼说道：「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听说咱们要

走了」「我刚才告诉她了。」我说道。「这孩子嘴真快。」分队长说道。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说话，都闷头吃着。我

一抹嘴站起来往外走，说道：「我吃完了。先回屋去了。」

「等等我。」分队长紧扒拉了几口也站了起来。「你别走。」大嫂说道。我一下愣在那儿。呆呆地站着没动。

「兄弟，俺是和老程说呢。」大嫂紧跟着也站了起来说道。

「找我有事咱们明天再说吧。我们还得整理材料呢。」分队长紧皱着眉头极不情愿地说道。

房东大嫂把我们送出门，就在我走出房门的一刹那，我好象听见房东大嫂悄声地说了一句「后晌到俺这儿来。」

「分队长，大嫂说什么」我看了看分队长问道。

「不知道。大嫂什么时候说话了」分队长回答道。「呦。我怎么好象听见大嫂说话了是我耳朵出毛病了」我使

劲揉着耳朵笑着说。

回到屋里分队长说：「抓紧时间整理吧。把收尾工作作细，不能有什么遗漏。」我们把材料抱出来，一件件的

清理起来。

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分队长对我说道：「小胡，你先睡吧。剩下的我整理，明天你把我整理完的登记造册。」

「分队长，我先睡了啊。」洗完脸我躺在床上说道。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分队长轻声地叫我：「小胡，小胡……」「分队长，啥事儿」我迷迷乎乎的坐起来问道：

「噢，没，没事儿。你睡吧，睡吧。」分队长说道。

「分队长，您这是怎么了」我嘟囔着又躺了下去。我听见分队长写着，整理着。又不知过了多久，「小胡……」

分队长叫道。我一下醒了，这回我可没有动。我听见分队长在收拾床铺。「小胡……」分队长又叫了我一声。我还

是没有动。「这孩子睡死了。」分队长轻声说道。

「噗」的一声，灯吹灭了，静了一会儿我们屋的门「吱」的一声轻轻的开了，分队长悄声的走了出去。

我一下坐了起来：「那句话分明是说给分队长你听的。分队长怎么就死不承认呢我倒要看看你们干什么」。我

又一想：「你不是看见过他们的事儿吗」自从搬进小院儿不知为什么我也有点喜欢房东大嫂了。分队长在屋，大嫂

准来，分队长不在的时候，她就在院儿里和我唠唠家常，问我城里姑娘，媳妇都穿什么吃什么省城在她眼里就是个

谜。听我说着，眼睛盯着一个地方愣神儿。有时帮我洗洗衣服什么的。可好象总是和我保持一定距离。真有个意思。

有一次大嫂问我，其实那是不久的一天早上，分队长出去办什么事儿去了：「小胡，你老程嫂子啥摸样人是不

是俊着呐是干啥的呀」「是小学老师。带个眼镜。个儿挺高的。」当时我还想问那么仔细干嘛大嫂听得还真认真。

我常想：大嫂她是不是就喜欢城里人我们工作队里有比分队长长的好看的，大嫂怎么都不喜欢没错。可能大嫂就是

喜欢上分队长了，您还别说分队长一米八的个儿，浑身楞子肉。应该说是健美型的。听说分队长打过专业队，运动

员的身子板儿。好象有使不完的劲儿。嗯。这样的男人女人都喜欢吧。我摇了摇头，还是悄悄地出了屋，轻轻地走

到大嫂的窗根儿下。

「咋才来呢」大嫂轻声问道。「……」。「快上来吧。」大嫂说道。「……」「还穿着干啥脱了，都脱了。」

又是大嫂的声音。我听见唏唏嗦嗦的脱衣服的声音。

「哥。想死俺了……」还是大嫂的声音「啧，啧……」他们在床上翻滚时发出的声响。「你亲的俺都喘不过气

来了。」大嫂轻声说道。「啥时候回城」过了一会儿大嫂把灯点着问道：「点灯干嘛。」分队长的声音。哈。分队

长您总算是出声了，我心里想着，差点笑出声儿。「俺想看着你。」「你咋也不跟俺说一声」大嫂问道：「小胡不

是告诉你说了吗」「那不算。俺想让你亲口告诉俺。」「谁说不一样。哎——，刚才你怎么当着小胡的面说叫我来

呀他好象听见了。」分队长埋怨道。「是吗看你刚才的样儿，俺……俺是怕你不来。一着急只能说了。」「你不叫，

我也会来的。你说，长禄不在家，我那次没来」分队长闷声回答道。「那道是。」妈呀！分队长赶情没少往这儿跑

啊。「你们还回来不」「不知道。兴许能回来吧。」

「别骗俺了。俺知道你们这一走就回不来了。大嫂停了一会儿又说：」哥，你走了俺可咋办呀「」你将来和长

禄生个大胖小子，好好过日子。再说长禄我不是都安排好了吗你们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手里有了这印把子，就什

么都有了。「」俺就是舍不下你。「」我也舍不得你。咳。我们也没办法。咱是当兵的，军令如山倒呀。「停了会

儿分队长说道。」真邪性啊，你说咱们俩怎么能到一块儿「又停了一会儿分队长问大嫂道：」是你勾引俺。「」你

们村儿妇女多了，我怎么没勾引别人，单勾引你是你上赶着找我，非让我上你的炕，怎么是我勾引你呢是你勾引的

我。「」别说的那么难听，俺的炕你就不想上城里人俺是见的不多，工作队那么些个人俺不知咋的就是相中你了。

你第一次串户到俺家，俺都不敢着眼瞧你。「大嫂说着。」怕我「」有点怕。可总管不住自己要看你。看你那眼神

儿，就象有团火，能把俺化了，又象能把俺吃了。你看人能看进人的肉皮里去。看得俺怪臊的。俺刚一抬眼看你，

就看见你正盯着俺呢。俺那心呀就「砰，砰」乱跳。你跟长禄说是找搭伙户的。俺就知道村儿里那么多户，你们一

准会到俺家来吃饭。真是比写的都准。「大嫂说着。

」那你现在还怕吗「」不怕了。「」哥。你是不是一进村就喜欢上俺了「」你怎么猜出来了「分队长问道。」

俺就是猜得着。「」是啊。进村儿开社员大会时，我发现你就坐在我眼前，俩眼盯着我看。我就想：「这个小美人

坯子是谁呀是咱这个小队的」但不知是谁那么有福气家娶了你这么个漂亮的小媳妇。说什么我也得把你找到。你想

呀，这点事儿能难住我吗我挨户查，进门找，你说你能跑得了吗「」你说俺俊那——你说俺和你屋里的谁俊「房东

大嫂兴奋地说道。」别瞎比。我说你长的不丑，挺漂亮。你跟她比个什么劲哎，你还记得不每次开会你总是第一个

来，坐在离我最近的地方。也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总是傻呆呆地看着我。散会你也总是最后一个回去。是不是你也

想和我多呆会儿散了会，你站起来一走哇，胸前的那对大奶子一跳一跳的，真惹人眼。我就想什么时候能摸上一把。

「分队长没有说错，房东大嫂胸部真是一流，浑圆高耸，象是要从衣服里跳出来似的极有弹性。」你真坏。你还没

摸够哇「房东大嫂矫羞地说道：」这还有够「」先听俺说。那天散会大伙儿都走净了，俺站起来刚要走，天上响起

了闷雷，下起了雨，那雨下得那叫急。俺想：「坏了，俺可咋回家呢」在屋里抓了个尿素袋子顶上就想往家跑。你

一把把俺拽住，可把俺吓着了。不知你要干啥俺看见你眼里直冒火。「我送你回去吧。」你说：俺没敢吱声。你把

雨衣给俺披上。俺只能顺着你的心思走。过二道沟时，你先迈了过去，俺也跟着迈了过去还没站稳，你就势把俺一

把抱住，抱的那个紧呀，俺都软瘫了，你使劲亲俺的嘴，胡茬子扎的俺怪刺痒的。你让俺张开嘴把舌头给你，你把

俺的舌头吸到你嘴里，拼命嘬着。嘬地俺疼了好些日子。你告诉俺这就叫接吻，城里人就兴这个。俺就想：「雨呀。

千万别停，就这么一直下着。俺真想就这么让你一直抱着别撒手。一直亲着别停口。」你那地方老硬老硬的，顶的

俺肚子生疼。哎——。俺有你真是知足了。「」知足就好。那时候长禄可真是落后，叫他开会怎么叫都不来。总在

家睡觉。是不是睡足了觉折腾你「」叭「的一声，不知是谁打了谁一下。可能是大嫂吧！

」可有利的事儿落不下他。那回大队修水渠他非吵着要去，挖水渠给的工分高还有补助。你瞧他跳的比谁都高，

没他，谁也甭想去。最后不还是依了他。让他去了。「分队长接着说道：」那死鬼头里刚一走，你就到俺院儿跟俺

说：「晚上要来俺这儿拿点热乎水。」让俺烧，俺寻思着你要水一准是假。找俺才是真。让那死鬼去这准是你算计

好的吧「」那还用说。……「分队长得意地说道。

」水俺早早地就给烧好了。可左等不来右等不见，俺躺在炕上直生闷气：「说好的来，咋就不见人影。」刚下

炕就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堂屋里，先是吓了俺一跳。后来俺知道是你来了，咋没听见动静就进来了你没吱声走了过来，

把俺抱了起来放在炕上，俺手脚冰凉，直哆嗦。你呀胆儿可真大呀。「」嘻，嘻……「分队长笑着。」你说是不是

你勾引的俺「」就算是吧。「」你喘着粗气三把两把把俺的衣裳撕巴干净，俺还没有回过神儿来，你把俺的腿劈开，

一下就杵了进来，怎么进去的俺都不知道。就觉得热乎乎的又粗又大。把俺塞的满满的。「」舒服吗「分队长问道。」

俺都没了魂了。顶的俺里边又酸又麻。哎——跟死了一样。「」其实俺也想让你勾引。「」……「半天没有动静。

我慢慢凑到窗子边，看见房东大嫂躺在分队长怀里，他们都脱的光光的，手在对方的身上相互摸着。

分队长咬着大嫂的耳垂儿，手揉着大嫂的乳房，」咯，咯……「房东大嫂笑出了声。这就是我夜里常听的那种

笑声。」痒——。哥，快给俺吧。「房东大嫂轻声催道。

」行。就让你再死一回。「说着分队长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塑料袋。将安全套外皮撕开，拿出来往已经坚挺的

阳物上套去。」那不是安全套吗「这就是我看见的那个东西。

」别用这东西成吗「大嫂说道。」不用它能怀孕。「」俺不管。用它不舒坦。「说着从黑粗的阳具上把安全套

拿了下来。

大嫂不容分队长反应，翻身坐起，将两腿分开，手扶着分队长黑粗的阳具对准自己的下身慢慢坐了下去。

」咦呦……「分队长舒服的叫出了声。两手抓住大嫂胸前那对硕大的乳房在粉红的乳头上揉捏着。我一下坐到

窗跟下，真奇怪我怎么也硬了起来。而且一跳一跳的，涨的难受。

」哥，哥——「大嫂颤声的叫道。」哥，哥——俺要死了。「」我来吧。「过了一会儿分队长好象换了个什么

姿势接着说道：」舒服吗「」舒服，舒服死俺了。哥，你使点劲儿。嗯——「大嫂哼着。」哥吔——，别停下，别，

别……俺受不了了。「房东大嫂忘情地大叫。

」你别叫哇。让人听见。「分队长忙用手捂住房东大嫂的嘴，小声地说道。」俺顾不了了。「房东大嫂气喘嘘

嘘的说道。」来。你趴着。这样更舒服。「分队长说道。

这可能就是上次看到的那个样。」哥，你怎么弄俺都舒服。「大嫂说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分队长

叫了一声：」我要出来了。「」出吧，出吧。别，哥，别拔出来，让它流在里边。「大嫂喘着气忙说道。」啊——。

「又是分队长的呻吟声。」这样一来准能怀上孕。这还了得「过了一会儿听见分队长说。

」那有啥。「」我城里有家小，将来不好说。以后你们要是到城里一闹我怎么工作啊「」俺不管。俺就是要留

下你的精血。「」俺要是有了你的孩子多好呀，也就什么也不想了。真要是有了咱俩的骨肉日后也就有个念想喽。

看见孩子就是看见你呀。「」你真是瞎胡闹。「分队长有些急了。

」哥，俺想好了，今生今世俺就养着咱们的这个孩子。「大嫂平静地说道。」你……「」是不是俺的身子不配

怀上你的种「大嫂问道。」……「」亲哥耶，你就成全了俺吧。「」哥。你放心，俺不会到省城找你闹的。不会给

你添麻烦。「大嫂安慰道：」哥，你还跟你屋里的过。俺还在这儿守着那死鬼过。俺不麻烦你。行不「半天没听见

分队长的声音。」哥，你睡了吗「过了一会儿听见房东大嫂轻声说道。

」没有。我歇会儿。「分队长说道。」俺就想跟你拉拉呱。「大嫂说道。」嗯。你说吧。「分队长应着。」那

天回来俺一宿没睡……「」哪天「」就是下雨那天。俺心想：「你一准会找俺来的。真的。你一准会找俺来的。」

真就灵验了。再看看俺旁边那死鬼，就知道打呼噜。俺真是受够了。「」你们不是也挺好的吗「」好啥那死鬼每天

都爬到俺身上瞎折腾，好不容易塞进去没两动下就流了。他完事儿了不是掐俺就是咬俺，哥，你说说俺受的是啥罪

那死鬼别看他傻大黑粗的，可那东西又细又小。怎么长的你说这事儿俺能跟谁说不自个儿忍着「」长禄真不行吗「

分队长问道：」他哪儿有你行啊。你都能杵到俺嗓子眼儿上。「」瞎说。村里都知道吗「分队长问道：」他不说俺

不说谁能知道。可村里都说是俺的事儿。说俺有病，长禄娘说了：「俺再怀不上就把俺休了。」俺这身子给了他真

冤呐。「房东大嫂说道。」给我就不冤吗「分队长问道。」不冤。你让俺也真正作了一回女人。「大嫂说道。」哥

——「」什么事儿「」再给俺一回吧。「」还来呀「」你们快走了，咱们弄一回少一回。「」我明天一早就让小胡

到公社送材料，咱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明天俺要，今天俺也要。求你了，哥，再给俺一回吧。「我站了起来

又往窗里望去：分队长用嘴叼住大嫂粉红色的乳头吮吸着。手向大嫂胯间摸去。不一会儿大嫂就发出急促的喘息声，

大嫂高高地抬起雪白的双腿，等待着，分队长一跃而起，猛的趴了下去，狠狠地将粗黑巨大的阳物插进大嫂的身子

里。疯狂快速的扭动着，床第间发出」唧唧「的响声：」哥啊——杵死俺吧。「大嫂哀叫着。

我又一屁股坐了下来。嘴发干，心一个劲儿的猛跳。」甭这儿傻蹲着。回去吧，看这个伤神。干这种事儿也就

这么回事儿。明天不知还有啥事儿等着呢对了，分队长刚才不是说了吗，让你到公社送材料。「我悄悄地回到屋里，

捂着发烫直挺的尘根睡了。分队长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不是偷窥狂，只是觉得新鲜。看分队长还是大嫂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爱看大嫂吧。爱看她如痴如醉的神

情。真没出息。

天亮了，我起来看见分队长还在睡，没叫他，把分队长整完的材料登记完毕。」什么时候了小胡，你怎么也不

叫我。这多耽误工作呀。「分队长翻身坐了起来说道。

您瞧，分队长可不是昨天晚上的样儿了，又是一脸的正型。」您昨晚忙了一夜，那么累，应该多睡会儿。「我

说道。您说我这瞎话编的，马屁拍的有水平吧」小胡，你赶紧把材料送到公社去。他们等着要呢。「分队长吩咐道。

得！分队长一睁眼就把我发出去了。」那我中午可能就回不来了。「我说道：」你去吧。甭那么着急，办完了事儿

再回来。「」小胡，你叫老程吃饭了。「听见我们屋有动静，大嫂在窗根儿下叫道：」大嫂，分队长昨儿晚上一夜

没睡，您就让他多睡会儿。「我说着走出屋。大嫂脸一下红了，忙说：」小胡，你咋知道老程一宿没睡「」分队长

跟我说的呀「」老程说的「大嫂吃惊的问道。」是啊。分队长亲口跟我说的。「我成心要逗逗大嫂说道。大嫂睁大

了眼睛看着我。」他说他呀，整——材——料——呢。怎么了大嫂「我装傻的说道。

」没啥。「大嫂松了口气没再往下问。我一直笑着看着大嫂，看得她不自然起来：」兄弟，你看啥呢「」看你

呐。大嫂，你今天真好看。「」是吗哎，真是个傻兄弟——。「大嫂用手摸摸脸，脸红的跟什么是的，一扭一扭地

赶紧忙别的什么去了。我真的挺喜欢她叫我傻兄弟的，那声音酸酸的，甜甜的。

我们正说着分队长走了出来说：」小胡别瞎贫。大嫂，你一会儿到我们屋来，咱们把帐结了。「」哎——「早

饭又有旦花儿汤，赶情这旦汤是有原由的，闹了半天我是跟着吃蹭儿呀吃完饭我背起书包拿着材料到公社去了。这

个村儿从来就没有串门的习惯。也从不进别人家的院儿互相串门儿。这可能是老尼姑们留下的规矩。」大嫂啊大嫂。

你总叫我傻兄弟，应该叫你傻大嫂才对。反正今天我一天不在家，你们就可着劲儿的折腾吧。「我心里想着。

我想着夜里分队长和大嫂的对话，我总觉得分队长不是真心的，我说不出理由，但我知道我们走后分队长肯定

把她忘了，你信不反正我信。

几天后我就到公社集中去了，分队长在我走了以后两天也下山了。」分队长，大嫂她好吗「见了分队长我兴奋

地问道：」嗯。「分队长没有回答。

我看了分队长一眼也没有再问。队里的同志们一年多没见了，一见面又是说又是笑，开心极了。大家都忙着准

备回城。

返城的日子终于到了。在我们撤离的当天，公社干部，工作团的同志们都到街上欢送我们回城。就在汽车开动

的刹那间，我看见大嫂在街口张望，她找见了坐在车里的我，招了招手，可眼睛还再找。我知道她在找分队长。分

队长其实早早的就坐到车里了。我悄声告诉坐在我身边的分队长：」大嫂来了。「」……「分队长没有回答也没有

动，连头都没回。

汽车在欢送的人群中慢慢开着，我看见大嫂在人墙后面跟着我们的汽车跑，一边跑一边用手擦着眼泪。可能是

没有最后看一眼分队长吧。

我探出身挥着手喊道：」大嫂回去吧……「随着我的喊声，车内的人都往外看。」小胡，你和你们房东大嫂还

挺有感情嘛。「同车的其他同志哄笑着说道。

」不是……「我想解释，一想：」算了，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没想辩解什么，便一屁股坐了下来。

有的人咬着耳朵还坏笑，准是他们看见大嫂追车时跳动的硕大胸部。这帮坏旦！

在大家的哄笑中我坐了下来，看了分队长一眼。分队长眼睛向前面看着，目无表情。看来他们的关系真是到了

划句号的时候了。」大嫂呀，你真傻。「我心里想着。

大嫂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汽车扬起的尘土中……

（三）

回城几天了。街上乱轰轰的，高音喇叭发出」造反有理「的歌声和口号声，墙上贴满了大标语：」打倒党内最

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挖出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刘少奇「，这刘少奇不是咱国家主席吗他想把

毛主席整掉想篡位不能吧街上疾驰的」581 「三轮卡车上一群身穿黄军装，手拿武装带的年轻后生押着头戴纸帽子

满脸是血的老人，老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名字倒着写还打了个大大的红叉子。抄家，造反，打倒走资派。一时间

街上乌烟瘴气。谁都不知道这」命「啥时候会革到自己头上。上级要我们把」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上交。我真不

明白，几个月前这本书还是我们工作队的必修书，今天就成了大毒草了破」四旧「：该砸的不该砸的一律砸。该烧

的不该烧的一律烧。该斗的不该斗的一律都斗，只要开斗一律挂上大黑牌子，戴上纸帽子。乱了，乱了，天下真是

乱了。眼前发生的这些事儿真把我们弄蒙了。上级又立即让我们团领导组织我们大家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

考查报告「中的」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们就是要在地主老财们的牙床子上折跟头。这是大好形势的表现。硬让

我们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可又要求我们不能外出，只能在营区里活动。大好形势为啥不

让我们体验一下呢？我真想回到村儿里，虽说干活累点，脏点，苦点，可没这些个烦心事儿，我不由的又想起房东

大嫂，想起她追车时那凄憷的眼神，想叫又不敢叫的神情，大嫂啊。分队长真的把你扔到脑后了。」哎，大嫂你现

在干什么呐你好吗「分队长整天忙着，」社教「对他来说已成历史。我们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我们单位也宣布开

展」四大「运动，原来在一个队里生活，工作几十年的同事，转眼间变成水火无不容，你死我活的对立面，我真是

不理解。分队长找我谈了几次话，说我不积极参加运动。」您说我才刚来几天，一参加工作就到农村，队里的人还

认不全呢，您让我揭发谁呀我揭发您老人家行吗「我想道，没吭声。

社会上风起云涌，我却窝居在斗室中。除了早晨和大伙儿一起出操，一天三顿在食堂吃饭，剩下的时间就在屋

里看书，窗外的事儿一律不介入。在队里我慢慢变成大家说的」逍遥派「了，由于认识上的不同，队里分成若干的

造反队，什么」红卫东战斗队「，」

扞东彪造反队「」舍得一身剐敢死队「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您说我是什么队呀别急，逼急了就成立一个」

一根草战斗队「您说行吗我们队拢共六十几个人，四个分队。

还成立了六，七个战斗队，都是平时不错的人聚在一起，您说这不是闹吗让我和分队长在一起成立个什么队呀

没想过。全队三个女同志，一个结了婚，一个有对象没结婚，一个因为条件高没找着一直跑单帮，跟我一样是」独

立大队「。剩下的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全队除了每周一次的集体学习外，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家属区和我们的

办公区在一个院儿里。老同志的夫人们大多都来自农村，很少有几个正经上班工作的。

洗衣作饭，扎堆聊天，扯闲篇儿，传闲话，晒太阳是她们生活的全部，院儿里整天孩子哭老婆叫，真够烦的。

您说这儿那象部队呀。这真和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不过真正的连队生活咱也受不了，得。就这么凑合吧。

」小胡。「随着叫声小王已经推门走了进来。小王就是我们队三个女同志中的一位，也就是有了对象没结婚的

那位。」够闲在的。干什么哪「」没事儿，拿本书瞎看呗。「我说着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看一眼行吗「」……「

我看了小王一眼没有说话。」你看的是不是毒草要是毒草我可采取革命行动了。「」我看的不是毒草，是我带来的

书。「」肯定是封，资，修的书。「」哎呀！不是呀。是我的业务书。「我有点不耐烦地说着。」拿来。我审查审

查。「」给你。给你也看不懂。「说着我把书扔了过去。」嗯。还真看不懂。还你。「小王翻了几下把书又给我扔

回到床上接着说道：」姐跟你闹着玩儿呢。急什么嘛。「我看了小王一眼说道：」您要是老这么一惊一诈的谁也受

不了。没病也能吓住毛病来。「」你不至于这么脆弱吧「小王笑着说道。我笑了笑没在说什么。

」你坐呀。怎么我一来你就站着啊。也不知道让人家坐下。哎——，老一个人在屋里闷着，烦不烦呐。走！没

事儿到俺哪儿串个门。「」不好吧！「我小声说道。」那有啥「小王满不在乎地说道。」让人看见影响多不好呀。

「我说道。」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复杂。「」我可真的不复杂。我是不想给你找麻烦。「我说着看了她一眼。

屋里的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谁也没再说话。

小王属于娇小的那一类，身材匀称，女人味儿特足。挺招人热喜欢的。走起路轻轻的象一阵风，一会儿飘到这

儿，一会儿飘到哪儿。我还真喜欢她的这种混不吝的劲头。可惜有主儿了。

」常听人说：「京油子；卫嘴子」说话不好听。可我怎么就爱听你说北京话呀。「小王说道。」是吗我和别人

没什么不同呀「我笑着回答道。」反正不一样。「」那我就常跟你说说北京话。你到时候可别嫌贫。「」不会的「。

说也奇怪，从这以后小王还三天两头的就往我屋跑，跑的还特勤。也没什么正经事儿，瞎贫一会儿就走。真拿她没

辙。不过每次她来我都放下手里的事儿，陪她聊会儿，从没烦过。

八月的济南真能把人热死。坐着不动就一身汗。躺在床上没一会儿凉席上就是一个人形的湿印儿。真是个火炉

子。这鬼天气能把人整死。晚上看完书打盆水把身上的臭汗洗净，再把席子擦擦。这天就算结束了。这也是我的习

惯。队里你贴我的大字报，我揭发你的问题。还真挺热闹。我是刚来的，也的确不了解队里过去的情况，没人顾得

上我，我也真乐得有一份没有人打扰的清静。

象每天一样我打好洗脸水准备做完一天最后的一件事儿。脱了衣服要刚洗，门好象动了一下，我回了一下头，

什么也没有：」我忘了锁门了刚才打水的时候院儿里都黑灯了，不会有人吧！「我想着继续擦洗着。门又动了一下，

我放下手里的毛巾朝门走去。」到我屋来一下。「一个轻的不能再轻的声音说道。」谁「门开了。小许走了进来。

我下意识地赶忙抓起裤子挡在前身。」怎么会是她「我吃惊的想道。」到我屋来一下。「小许轻声的说道。」有事

儿吗「」……「」你就过来吧。「停了一会儿小许又说道。」她找我干嘛。我又跟她不太熟。再说了有什么事儿不

能白天「我想道。

看到小许一直盯着我，眼神柔和却透着坚定。我知道好象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好吧。穿上衣服我就来。「

小许就是三个女同志中唯一结婚的那一位。她就住在我隔壁的那两间屋里。听说她先生是她大学同学。她们家的窗

廉好象从来没有打开过，平时也没有一点响动，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真是挺神秘的，在队里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一

句话。也没太注意过她。

有时我发现她很专注地看着我，我一看她，她的眼睛马上就会转到另一边。神态自然极了，别的人决计看不出

来她在注意看着什么。这人真是个怪人。我刚伸手，门就轻轻的开了。

」进来。「小去轻声说道。」辛老师不在啊「可能是受环境和小许的影响我说话也变得轻轻的了。

」……「小许一直没有出声，伸手示意让我坐下，好像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似的。眼睛还是那么专注地看着我。

我听得见墙上的挂钟」哒，哒「的走着。我坐在椅子上，没一会儿我衣服就全贴在我身上了。汗顺着我的脖子

往后背流。得。刚才白洗了。」你紧张什么呀来，擦擦。「小许说着拿起一块毛巾走到我的跟前。」没紧张……「

我有点结巴地说道：毛巾白白的，有一股淡淡的粉香味儿，可能这就是女人们特有的味道吧怎么特象房东大嫂脸上

擦的粉味儿呀嗨，真是，怎么总是想起房东大嫂」您找我有事儿吗「一边擦汗我一边轻声的问道：」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想和你聊聊。「」啊「我瞪着眼睛看着小许。心想：」您费这么大劲就是聊聊天儿呀！不过也是，不聊天能干

嘛「」我看你除了在食堂吃饭，整天闷在屋里都干些什么呢「小许笑了一下问道：」看书，睡觉，还有……「」队

里的事儿你就一点也不关心吗「小许没让我说完接着问道：我发现小许眼睛不大，带上眼镜挺文气。尤其抿嘴一笑

还真挺好看。屋里灯很亮，小许的一口白牙格外显眼。

」我对这些没兴趣。你打我一下，我咬你一口，你贴我一张大字报，我揭发你一条罪状。您说有意思吗老百姓

别跟自己过不去。大家都不容易。再说我不了解情况，刚来部队没几天就去了农村，这不，刚回城没几个月，您说

我该怎么关心啊「」有道理。没想到你看问题蛮深刻的嘛。「」您别夸我。「是不是队里派她来调查我呀我一下变

得警觉起来。没在吭气。」我没别的意思。真的。「看着小许一脸的歉意。我知道她不是有意要查问我。」我注意

你好长时间了。就是从回城前在工作团集中的时候。「小许接着说：」……「我看着小许等着她继续说。

」我发现你和其他一起分配来的新同志不太一样。你生活的很有规律，每天都是按照一种模式生活。与事无争。

总是那么平合……「小许挪了挪身子说道：」是吗「我反问道，我看见小许鼻尖上沁出细细的汗珠。」给你，你鼻

尖上都是汗。「我把手中的毛巾递了过去。小许默默地一笑接过毛巾看了我一眼说道：」毛巾都让你捂热了。「我

不由的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怎么你这就想走呀我好多话还没说呢。「小许惋惜地说道：」太晚了。「」你

平时几点睡「」不一定，有时侯早，有时候就特别晚。「」再坐会儿行吗刚十二点多一点。「看我有些犹豫，小许

没有再坚持。」那好吧。你明天还能到我家来吗「」什么时候「」和今天的时间一样。「看着小许的眼睛，我原想

坚持的事儿不知怎的怎么也坚持不住了，同时也想知道她对我什么感兴趣：」那好吧。「说着站了起来。

」小胡……「当我走到门口小许叫了我一声，朝我走了过来，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明天一定来啊。

我等你。「声音还是那么轻。门又无声的关上了，灯也随着灭了。

」天呐。这是怎么啦「回到屋里我发现手心里全是汗，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真把我给吓着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地睡不着。起来把每天必须完成的一百个伏卧撑又照样做了一遍。不行。还是睡不着。

」咱真是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怎么还是招惹上人了「躺在床上我怎么也屡不出个头绪。房东大嫂的脸时

不时地出现在我眼前，可小许怎么也构勒不出一个完整的形象。刚才小许的的确确是在我头上亲了一下。额头温暖

的感觉依然存在。真是有点太突然了。

长这么大还真是头一次睡不着觉，瞪着房顶直发愣。得！我失眠了。

早晨出操没看见小许。直到晚饭时侯才看见她拿着饭盆儿默默地走进来饭厅打饭。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发现她

一直在盯着我，那眼神好象在问：」今天晚上来。没忘吧「我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心」砰，砰「跳个不停。饭呛了

我一下，我不停的咳嗽，脸都憋红了。」怎么啦慢点吃。没人抢你的。「小王端着饭盆走过来捶着我的后背说道：」

没事儿，就是饭进错了胡同。应该进食管儿，可它进了气管儿。「我说道。」你说你忙的是啥「抬起头再看小许，

她已经走出了饭厅。」哎呦——「我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怎么拉「小王疑惑不解地看着我。拉开凳子坐在我旁边慢慢的吃着，饭怎么吃下去的我真不知道。」今天晚

上我该怎么办「我问自己。

」哒，哒「我第一次敲了小王屋的门。」进来。「我推开房门走了进去。」你怎么来了稀客。不怕影响不好啦

「小王笑着说道。」我……「」快坐吧。别我，我的。「看来小王显得很高兴。我看见小王只穿着一件衬衫，袖子

挽得高高的，脖颈从敞开的领口看去真是挺白的。

腰带鋉得紧紧的，胸高，腰细，胯大，腿长。真没想到她身材这么好。可能是肥大的军装给遮住了的原因吧平

时还真没看出来。」看什么呐「见我看着她打开的领口处，小王脸一下红了。问道：」没有啊。「我赶紧收回眼睛。」

找我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到你这儿坐会儿。行吗「」请你多少次就是请不动。不理你吧，自己到

来了。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先坐，我一会儿就弄完。「我看着她在屋里忙忙碌碌的擦这儿弄哪儿。小王的屋

干干净净的，不过一看就是单身女人的房间。为什么我说不清，反正和小许家不一样。小王一直忙碌着。

」可能她不会发现我一直盯着她看吧！「我想着。一直偷看着小王。」喝水吗「小王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突然

问道。

小王突然一问，吓了我一跳。我忙收回眼睛一脸尴尬的忙说道：」不渴。「」别老盯着我行吗，我后背直发凉。

「」谁看你了，我看墙上的语录呢。「我违心的说道。

」言不由衷。你呀，思想意识有问题了。还不承认。「小王没有了平日嘻嘻哈哈的神情。好象脸上的肌肉都僵

在了哪儿，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说道。

」我赶紧走吧，省的人家把我当成流氓了。「一种被人揭露的狼狈使我感觉不能在呆下去了，想着忙站了起来。」

你呀，哼……你干什么我知道。「」我干什么了「我硬着嘴反问道：」你干嘛老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你你后背

又没长眼睛。「」女人的直觉。「」想听吗「」……「小王瞪着眼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小王，我从来没发现过你好看。你真的太好看了。「我自己不知道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赶紧往门口走去。」

讨厌。「小王噗哧一笑跑过来拧了我一把。

」哎呦。真的。我说的是实话。「」傻兄弟，别胡说了。「小王脸又一红，用手把掉下来的头发用卡子别了回

去说道：真怪。她怎么和房东大嫂一样也叫我傻兄弟，但我知道她心里高兴着呐。

」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咱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还不兴赞美一下。「可能是我把一直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也可能是这一段比较熟识了的缘故。嘴就没了遮拦了。

」你呀……就会贫。「」我不是就跟你一人贫嘛。「我回头说着跑了出去。

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拿起书，可怎么也看不进去。心里还是空落落的。看看闹钟快到昨天的时间了，我的心不

由的」咚咚「跳个不停。去不去去，心里有点害怕，不知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不去，又有点闹的慌。觉得象磁石般

勾着我。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自己开了。」你迟到了。「小许的声音。

屋里灯光昏暗，我好不容易在里屋的沙发上发现了小许。沙发这种高档家具在当时的年代里只能在大会议室和

大干部家里才能见到，在一般的宿舍里几乎见不着。小许家就有。听队里同志讲：」小许妈妈家解放前是资本家。

「」快进来。「小许从里屋的沙发上站起来迎了出来轻声地说道：」怎么来晚了「」没有哇。「」你晚了十分钟。

「」……「」喝点水吧。「小许从盆里拿出不知什么时候煮的，早就冰好了的绿豆汤。递了过来。」谢谢。「」凉

吗「」凉极了。真甜。「」好喝那就多喝点。「我真想说：」糖衣炮弹「吧怎么专打我呀但我没敢。」我真怕你不

来。「小许轻轻地说道。

我看见小许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肥大睡袍，脚上穿着一双绣了花儿的拖鞋。这种样子的女人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还不是好人。这种打扮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哪儿见的着呀。看来小许真是资产阶级的臭小姐。破」四旧「怎

么就没破到她这儿呀」来。坐这儿。「小许拉着我的手走到沙发旁。我慢慢坐了下来，沙发真软。不过夏天坐在上

面忒热。很快我的衣服又湿透了。」热吗热就把衣服脱了。「」啊我，我一脱就光脊梁了。「」这儿又没别人。「

这种话从她嘴里说出真不可思议。」不行，不行。「我下意识地又纪上了一个扣子。」你真逗。别再纪了，没人吃

了你。「我发现了自己的动作是有点蠢，不自然的笑了笑。

唉。这是我第二次在夜里和一个女人」单独见面「啊。说实在的这真是有点荒唐，也不正常。可我又自己控制

不住自己。小许什么地方吸引我是高挑的身材和不凡的气质我还真不知道。我有吸引人的地方吗我也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我很自信，就是多年的锻炼，使我的脖子快跟脑袋一边粗了，胸肌，二头肌煞是丰满，从后面看是

个大三角。我对我自己的肌肉非常满意。谁也都是另眼看的。真有点男人的英武气。这是我自己唯一值得骄傲的。

」你今天不会一会儿就走吧「小许转了一个话题：」你想让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大着胆儿直接问道：」……「」

小胡，你以前谈过朋友吗「」没有。「」也没接触过女人「」没有。「」想不想有个女朋友。「」想。但是我现在

没想。「」我给你找一个吧。「小许说着轻轻地向我靠了过来。

我闻见她身上的香味儿真有点晕了。」谁呀「」我。「」你「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从沙发上跳了起

来。」我。你看行吗「小许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道。

」这，这怎么可能呢……「」有什么不可能呢「小许双手搂着我的肩膀慢慢地让我又坐回到沙发上。」你，你

都结婚了。「」结了婚就不能拥有爱吗「」那你怎么跟辛老师交代啊「」谁也用不着跟谁交代。只要自己快乐就行。

也就是你和我快乐就足够了。「妈呀。这是什么理论在我的理念中家庭是非常很神圣的。那是幸福的港湾。家庭的

基础是爱。是相互信任，相互奉献。靠双方的付出来维持。小许说的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跟我的理解有距离。

」团里，队里那么多的人，有得是比我强的人，你干嘛非选我「我问道。」很简单。因为你适合我。「」可你

并不一定适合我呀。我回答道。「是因为我比你大吗是因为我结过婚吗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你。我愿

意为你付出，你值得我付出。这还不够吗」「这可是咱们第二次在一起谈话。在此之前我们可以说并不熟悉。互相

也不了解。一下变成这样儿，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说道。

「不用你有任何准备。你只要接受，服从就可以了。」「你还是让我想想吧。行吗太突然了。」「那你今天是

不是又想马上就走这样吧。明天这个时间你来。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尽量吧。」「不是尽量，是一定。来。」

「干嘛」「让我抱抱你。」

我脑子一片空白，呆呆的站着，小许走过来把我紧紧抱住，在我的脖子，脸上，耳朵上亲吻着……「小胡，你

昨天是怎么了」小王又没敲门就走进门儿说：由于我在健身，脱得只剩一条小短裤，坐在凳子上练哑铃使我浑身都

是汗，油光发亮。小王一下停住了。好像第一次看见我似的。「什么呀」我没有停下来问道：「……」

「说你哪。别老盯着我行吗我后背直发凉。」我开玩笑地把昨天小王的话回给了她。可能她是没有见过我这一

身的肌肉吧。

「噢。你忽然跑到我哪儿，屁股都没坐热就又跑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小王从慌乱中回过神儿来忙回答道。

「没事儿就不兴到你哪儿啦」我接着又说：「你是说昨天吗闲的没事儿，到你哪儿认认门儿不行吗」「那你干嘛死

其摆咧看我呀。好象没见过似的。看人那儿有这么看的一点也不含蓄。

说真的真还没人这么盯着我看呢。你真象是一只大灰狼。张开血盆大口，象是要把人吃喽。怪瘆人的。」「不

至于吧你告诉球子（小王的男朋友是湖南人，总把绸子说成球子，队里的同志就都一直叫他球子）了吧怪不得今天

出操他使劲瞪我呢！」「讨厌，跟他说这干嘛」「谢谢您了。真的，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好看，不骗你。昨天总算

把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个够。平常都没这么多时间。也没哪个机会。你不生气吧」我吐了口气，把哑铃放了

下来说道。「你看你，说着说着又没正经。我不生气。」

「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我平时没有恭维人的习惯。见了你不知怎么就说出来了。其实我想你自

己也应该知道自己挺好看的。你一上街呀，准能晕倒一大片。球子真有福气，能有你这么个媳妇。我真嫉妒死了球

子了。你信不信他睡觉都能乐醒喽。」我一边擦汗一边继续说：「傻兄弟，别媳妇媳妇的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再说姐也没这么俊。」

「媳妇早晚得叫，反正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你还想换主儿哎，你要不信咱俩现在就到街上走走你就知道我说

的是真的了。」「快别说了。」小王脸通红通红的，低着头说道。

「小王，问你个问题，你说一个女人能同时爱两个男人吗」「一个女人能同时爱两个男人」小王反问道：「一

个结了婚的女人能再爱另一个男人吗」「你怎么越说越没边了。我没法回答你这乱七八糟的问题。你准是看孬书看

出病了。不理你了。」小王说着走了出去。「哎……，别走呀。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我跟小许的事儿找谁商量呀，一会儿就又到时间了。我还真怕小许这穷追猛打的劲了。」我想道。闹钟

「嘀哒，嘀哒」地走着，我坐在床上直发呆，一动没动。门轻轻开了。

「你怎么还不过来」小许站在门口说道：「我还没想好……」「我不是说过嘛，我只要你接受和服从。走吧。」

走进小许的里屋，床头灯上又盖了一块纱巾，屋子里更加暗了。床头灯是铜铸的一个浴女，双手举着一个罐往

身上到水。还蛮有味道的。「坐下。」小许的口气就象是命令。

「……」「在沙发上坐。」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坐了下来。抬头看着小许。「你就这么不喜欢我吗」小许说着在

我身边坐下，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

小许没在说话，用手屡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长长的，是那种偏中分，收拾的特别好。自然的弯曲，很有些艺

术家的气质，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第二点。不是有位文人说过吗：「人不帅就得怪。」我就是属于后者。这会儿我

怎么觉得自己就象一只宠物，顺从的让主人摸着。「看着我，你真不喜欢我吗我就这么让你烦吗」小许把我的头搬

了过来，让我看着她的眼睛。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小许的眼里除了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别的好象什么

都看不出来。她的呼吸直喷我的脸。

「也不是——。我，我有点害怕。」说着移开了看她的眼镜。「怕什么」「不知道反正害怕。」我摇摇头说道，

心跳个不停。

「在我这儿你用不着怕。」小许笑了笑摸着我的脸说道：「吻我吧。」说着小许闭上眼睛，嘴微张着向我靠过

来，我想躲，可头让小许死死的搬着动不了。我们的嘴贴在了一块。我一动不动的就这么让她贴着。小许用舌头慢

慢撬开我的嘴，把舌头伸了进去，真是软软的，热乎乎的，在我嘴里蠕动着，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把我的舌

头吸到她的嘴里使劲地嘬着「嗯，嗯。」发出轻轻的呻吟声。手伸进我的衣服在我身上摸着。怎么和那次看见分队

长和大嫂一起的感觉一样了我的尘根一下硬了起来，一跳一跳的。我一下推开小许站了起来。「怎么了」小许吃惊

的问道：「有点儿难受。」我颤抖地回答着。

「抱着我，一会儿就好。」小许看了看我顶起的裤子说道。我抱着小许，小许紧贴着我扭动着身子。「不行。

我要撒尿。」「尿吧。上哪儿去」我正要往出走小许问道：我指指门外。「来，快坐下。」小许轻声说道。我顺从

的坐了下来。小许解开我裤子扣，在我硬挺着的尘根上轻轻的摸着。我再也忍不住了「噗噗」喷射个不停。「好受

了吧！

」小许问道。我红着脸点了点头。「在床上躺会儿吧。我给你处理一下。」小许拉着我走到床边说道：还是那

块白毛巾，小许用温水钭过，轻轻的擦着真舒服。

「你射的真多。脱了吧。」小许一边擦一边说着。「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见我没动小许说道。

小许家的床软软的，我知道这是「希梦斯」，枕头是鸭绒絮的，躺在上面是种享受。「摸摸我吧。」小许轻轻

地拿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胸上揉着。小许的乳房不大，乳头不小。

在我的抚摸下乳头慢慢的硬了。我仿佛又看见大嫂浑圆高耸的乳房。小许的乳房没有房东大嫂的大。也没有小

王的大，小王的我没见过。不过肯定没有小王的大。「啊，啊」

小许脸上泛着红晕闭着眼睛呻吟着。「抱着我，亲亲我吧。」小许在我耳边说着。

我学着小许的样儿，用舌头把她的嘴顶开，把她的舌头吸了过来，用力嘬着。小许紧紧的抱着我忘情的吻着，

一直没有松开。

不知什么时候小许已经躺在我的身边，睡衣也没了。她没有小王白。我和小许现在的样子真有点象分队长和房

东大嫂在屋里那样了，赤条条一丝不挂。「还等什么来吧。」小许摸着我一柱冲天一直没软下来的尘根，趁喘气的

时候小声说道：小许挪了挪枕头，躺好。把两条长腿叉开：「给我吧。」

没费一点劲就顺利的插了进去，湿湿的，滑滑的，热热的把我的尘根包的紧紧的真是舒服极了。真不知道插进

去的感觉这么好。我使劲往里顶：「你都能杵到俺嗓子眼儿上了」我清楚的记得大嫂说的话。我一动不动地趴在小

许身上往里顶着。

「咳，真是个孩子。来，这样。」说着她用手推着我的胯，把我推离她的身体，又松开让我滑入。「明白了吗

慢慢抽出，哎对，再慢慢插进来。光往里顶不行。谁都不舒服。来，再试试。」噢。闹了半天就是伏卧撑呀。不过

这不用双臂的力量。我按照小许教我的作了起来。

小许的双腿紧紧地缠在我的腰上，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在我的脸上不停的亲着。不知过了多久我两腿间有点发酸，

又有了刚才要撒尿的感觉：「小许不行了。我要出来了，我又要出来了。」

「出吧，出吧。都给我吧。」小许疯狂的挺动着。我往出拔，她向后退，我往里插，她向上迎，我们越动越快。

猛烈的撞击着。我身子突然一抖，又射精了。小许拼命扭动着屁股，「嗯呀，嗯呀」的叫着。怎么和刚才射出的时

候感觉不一样在小许里面好象我的龟头被什么揉着，吸着，麻酥酥的真是舒服。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性交」，女人呐，真是不可思义。这一夜小许没让我闲着。不知疲倦的要求着，我们就这

样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的动着。每次我射完精小许就拼命的亲我。

天亮了。屋外有了动静。「你别回去了。在我这儿睡吧。」小许说：「我一定得回去，我不在屋里他们该找我

了。」「今天晚上一定来。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听见了吗乖孩子。」小许满足的笑了。「真是资产阶级的残渣余

孽。」我想着走出小许的门。哨声响了。我们全队出操跑到山上，自由活动时小王走到我跟前说：「嘿，你脸色不

太好，怎么回事儿」「你走了以后我一直没睡。」「你失眠了年纪轻轻的不可能失眠，你准又胡想八想的，是不是」

小王脸一红说道：「你想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吗」「不听。我不听。」「小王捂着耳朵跑开了。我看见小许在远处看

着我。是在监视我我装着没看见继续活动着。

走回宿舍一进屋。桌上放着一杯冲好的牛奶和两个合包蛋，准是小许送来的，这怎么跟房东大嫂的」蛋花汤「

一个意思，我怎么成了分队长了女人都是这样吗」快吃吧。凉了就不好了。「一个人影在我窗前一恍，我知道准又

是小许。

上午全队到政治部参加批斗大会。看见军区副政委被几个造反派押着站在台上，」打倒「口号声震天响。听说

副政委是全军少有的大学生将军。」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人家革命的时候你们还不

知在哪儿转筋呢胡闹。「我悄悄地溜出会场。」你也不参加会啦「小许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跟在我后面说道。」

哎呦。真是不想见到谁谁准就来。「我暗暗的想着。」累了吗「小许问道：」没有。「路上我一直没说话。快到家

时小许说：」晚上我等你。「就径直回她房间了。」小胡……哎，你在屋呐我叫你半天怎么不吭声呀「」……「」

刚才那几个人是兰州军区的……「」你怎么知道他们跑咱们这儿干什么「我没等她说完问道。」他们是大串联来的，

点咱们军区革命之火来的。「小王兴奋的说着。

」串联是什么意思「」大串联是毛主席号召的。就是让咱们走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你别老在屋里，也关心点国家大事。「」那路费谁付呀「」坐火车不收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这好事

儿「」你不信「」不太信。那国家不就亏了吗你想上哪儿「」没想好呢。「」我看你呀，和球子一起回婆家。让他

妈好好看看你这个俊媳妇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还不是他媳妇呐。「小王有点要急。」得，得。就算我没

说行了吧「」我真怕一辈子就这么栓在一个男人身上了。「」呦。你想许几个男人呀「」我要认真的想想了。人一

辈子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趁年轻好好享受享受。「」你的革命理想跑到哪儿去了小王同志，你的思想很危险呀。「」

瞎说。哎，你想去哪儿你要出去告诉我一声啊！「」我呀。现在就想和你私奔。「我笑着答应道。不知哪儿的这么

大的胆儿。」你……「没再往下说。小王坐在哪儿一直没动，继续想她的心事儿。」该吃饭了。你怎么啦「我推了

一下小王说道：」嗷，吃饭拉「小王自语道：」真逗。「说着拿起饭湓向饭厅走去。

队里的同志们也都在议论串联的事儿。有的说到广州，有的说去上海。也有的说到新疆。真不知道大家都想上

哪儿问我上哪儿回北京。快两年没回去了，北京变成什么样儿了谁也没有声张，但我知道都在准备。」小胡，你也

要出去串联吗「小许看我吃完饭，就风风火火地到我屋里问我：」谁说的「」我怕你不吭一声就走了「」瞎说。「」

那就好。「听我没有要走的意思，小许松了口气。」我对你来说真那么重要吗「」重要，非常重要。从昨天晚上开

始我就离不开你了。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可能吗辛老师就永远不回来了「」不管那么多了……，晚上来吧。

啊「我坐在床上没说话。」你不来。你不来我就到你这儿来。「小许看我没说话象是发似恨的说着。

」别。你别吓着我。那我去还不行吗「」这才是乖孩子。「小许摸了我脸一下走出了房间。」一定……「小许

又叮嘱了一下。

」不行。不能老让她这么缠着。出事儿就了不得。「我靠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胡，下午二分队的刘

建平上北京了。晚上还走几个。「小王在饭厅告诉我说：」是吗你想好了吗「我问道：」什么「」你嫁给球子回婆

家呀。「我成心逗她说道：」讨厌。看你还瞎说不「小王拿筷子打我。

」别打，别打。不嫁他行了吧。嫁别人。「我一边挡着头一边说道：」你……「小王的手一下停在了半空，脸

一下变得通红通红的。

」对不起。「我知道我的玩笑过头了，连忙道歉。小王跑出了饭厅。」小胡，你玩笑有点过了。要是让球子知

道，不把你连骨头都嚼了才怪呢！「饭厅里的同志们笑着说道：」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人，哼！小王准急了。「」

小胡面子大。「」饶了我吧。我举手投降了还不行吗。「我忙说道。晚饭后，我敲了敲小王的门。」进来。「」小

王，真对不起。玩笑有点儿过头。你别生气。「」傻兄弟，我没生气。「小王见我一下脸又红了，不自然的说道。」

我准备明天走。「」去哪儿「」我回村儿一趟。「」什么「」我回村儿去。「我重复道。」你到哪儿干什么「小王

吃惊的问道：」我想看看我们房东大嫂。「」看她干什么「」我觉得她可怜。「」可怜「」你别管了。嗨。跟你也

说不清。「」我两三天就回来。我只告诉你了，替我保密。行吗「」嗯。别去太长时间。啊。「我看着小王没有说

话。」你别这么看我行吗我就是想让你早去早回。路上小心点儿。「我站了起来，小王也站了起来，我门离的那么

近，对方的呼吸我们都感觉到了。小王脸一下又红了，不好意思的低下头。不知怎么我有一种要抱抱她的冲动。但

忍住了。

我知道小王也在等待着什么。」我走了。「我小声说道。便默默地走出了屋门。收拾好挎包。又到了要去小许

哪儿的时间了。」去不去不去，她要是真到我这儿来可就麻烦了。「推开小许屋的门，灯还是那么暗，屋里飘着淡

淡的龙岩香的香气，这好象是小许特意营造的一种气氛，小许躺在床上，散开盘在头上的长发，穿着一件真丝睡袍。

」你不是要到我屋去吗「」那是你不来的情况。现在你来了我就不用去了。你以为我不敢去呐「」来。乖孩子。

「见我走到床边，小许伸出双臂说道。

我坐在床边上。小许欠起身子把我的衣扣一个一个的解开，在我的身上轻轻地摸着。我的鸡皮疙瘩一下起了满

身，我不由自主地也把她衣服上的那根丝带慢慢的拉开，睡袍悄声的滑落，小许里面什么也没穿。看来她是做好了

准备。

小许抱住我在我耳边说：」上来吧。「我顺从的上了床，躺在她身边。小许的手在我身上上下摸着。我下身一

下挺仗起来。」多神奇的东西啊！「小许说着手摸了过去，在我的龟头上轻轻揉着。乳头在我的脸上蹭，我闭着眼

享受着她的抚摸，」亲亲它吧。「小许说道。我睁开眼睛，小许正把乳头放在我的嘴边，我张开嘴把她的乳头含在

嘴里吮吸着。小许发出」嗯，嗯「呻吟声。

」我受不了了。「小许轻声说道。坐了起来，分开双腿扶着我直挺的尘根坐了下去，一种湿湿的，暖暖的，紧

包着的感觉传到我的脑中。」舒服吗「小许问道。我点了点头。」摸我的乳房。「小许上下桩着。气喘嘘嘘的说道。

我双手抓住小许的乳房揉捏着。这样的确是非常舒服。我不由的想起分队长和房东大嫂的样子。

」不行了，这样真是太累了。该你服务了。「小许一下趴在我身上，她后背都是汗，喘息着。看来这真是个力

气活儿。没有把子力气完成任务够难的。

小许高高的叉开两腿，等着我的进入。我没有马上插进去，只在她暖湿的口上蹭着，点着，小许提着胯往上迎，

她越着急我越有意躲着，小许急得直掐我，我还是不紧不慢的蹭着，磨着。就是不往里边插。」求求你了，快给我

吧。「小许哀求着。」真要哇那你准备好了。我就不客气了。「我尽根儿的一插，小许」啊「的一声大叫。眼睛睁

的大大的。我疯狂的挺动着，小许喘着粗气」哼「着，紧紧地抱着我的腰。过了多久我都不知道，我发现小许紧抱

我的手松开了，头侧到一边不动了，闭着眼，鼻子尖上一层冷汗。

」你怎么啦「我摇着小许，轻声地叫着。」哎呦——「过了一会儿小许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你真把我整死过

去了。「」你还没出来呐来，你慢点动吧。「看着我直硬的尘根小许说：」算了，别再弄了。一会儿真出人命。「」

傻孩子，干这事儿没有死人的。「」那你刚才怎么了「」舒服。这就叫舒服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这样儿。

只有跟你弄我才会这样。「」真的你是不是跟别人也有「说着我又插了进去。这次我慢慢的轻轻的了。

小许没有回答。慢慢地张开嘴，我知道她是让我把舌头给她，我把舌头伸到她嘴里，她拼命吮吸着，双手把我

往她身上拉，我加快了速度抽动着。

」小许，小——许——，「我轻声叫着。」出吧，出来吧。都给我吧。都射在我里边吧。「小许可能知道我要

射精了，手在我后背上快速抚摸着喃喃地说道。

我精关一松，喷射出来了，趴在小许身上不动了。这是今天第一次射精。」射出来舒服吗「过了一会儿小许问

道：」舒服。「我回答道。

」我会让你永远舒服。「小许亲着我的脸说，手又向我的下身摸去：」呀！你怎么不软呀我真没见过这么棒的。

「小许见我的尘根还是直挺着吃惊的说道。

」不知道。一硬起来就这样儿，涨得难受。「」你没给过别人吧「」你说呢「」我不允许你再和别人有这种关

系，听见了吗你永远属于我。只能属于我一个人。「好象我是她的奴仆，只能听命于她。」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

夜宵了，我拿给你。「说着下了床。小许光着身子在屋里走，真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忌。这种女人我喜欢吗我自己

也不知道。看着小许端来一碗浓浓的冒着热气的汤。」这是什么汤「我问道：」下午特意给你炖的鸡汤。「小许得

意的说道。我端着碗没动。」这就是给我的回报吗「我想道。」快喝吧。没给你下毒。你犹疑什么「小许催促着。

我看了她一眼慢慢地完了这碗鸡汤。」把碗放在床头柜上吧。「小许摸着我的尘根说：」再来一次吧。「」你

还想要哇。「」再给我吧。啊。「小许咬着我的耳垂儿说道：小许躺好，让我趴在她身上，两腿却紧紧的拼着。」

你这样我怎么进去呀「」我要你自己主动点，你自己想想办法呀。「我跪在床上把她双腿掰开，架在肩上，看着自

己紫红坚挺的尘根慢慢地插了进去。」别看。「小许说道。

我没有理她，继续看着它出出进进的。不知为什么，有种新奇的感觉。我紧紧地抱着小许使劲的挺动着，在她

脸上亲着。」小胡，舒服死了。别停，我……我又要死了。「」小……胡，使劲呀。我……我……「听着小许的轻

叫，我恨命的动着。女人的叫声，喘息声真是种刺激。我现在有点喜欢这叫声了。

」小许，我要出来了。「我在小许的耳边说道。」给我吧，给我吧。「我感觉小许里面好象有什么东西一下一

下揉着我的龟头，我再也忍不住了，再一次喷了出来。

」真好呀……谢谢你。「小许说着，抱着我没有再动。静静地睡了。

」当啷「一声不知什么掉在地上，我一下惊醒，坐了起来一看三点多了，我看了一下小许，她象死猪一样睡着，

看样真是把她累坏了，她哪儿来的这么大瘾，没完没了的。

我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四）

到我们社教所在的县城是上午十点二十，走出车站搭上一辆手扶拖拉机，我在中午就到了我们公社，一点都没

变样儿，就是多了些大标语，不过有的已经脱落在地上，看不到城市里那种激烈，那种残酷。真有些世外桃园的感

觉，我走进低矮昏黑的小吃店，服务员有些吃惊的看着我，那眼神好象说：「怎么有点眼熟，肯定来过。‘其实我

没什么变化，就是军装上有了领章和帽徽。这地方基本没有军人来，我们在这儿社教时，老乡们一直叫我们「八路

军」。这习惯当地的老百姓就是改不过来。我要了半斤「锅盔」一碗旦汤，看那粗碗盛着的旦汤，我想起房东大嫂，

想起她看我们喝旦汤那高兴和满足的神情。嗨，这喝旦汤的毛病八成是改不了了。这不，马上就能见到她了，心里

多少有些激动。她现在什么样了？能认出我吗？

吃完。向我熟悉的山路走去。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走的我浑身冒汗，离大嫂家越近，不知怎的心跳的越快。是兴

奋还是却懦我也说不清。

「大嫂，大嫂。」我走进房东大嫂的小院儿叫道：

没有声音。

「大嫂，大嫂。」我又叫道。推开屋门，真是没人。我不免有些失望，「大嫂能上哪儿了？」我暗自想道。在

大嫂院旁的石阶上坐下，擦着汗。山风吹来真是挺舒服的。

「你找谁。你是？……」不知什么时候，从旁边小道走来一个背着柴火的人问道：

「大嫂。您认不出我啦？我是小胡！」看见大嫂我高兴的说道：

「小胡。兄弟真是你呀！？」

「是我，是我。」

「就你一个？」大嫂急切的问道：

我知道大嫂是在找分队长。

「就我一个。」

「能看见你也挺好的。没把俺给忘了，俺就知足了。」不知大嫂是高兴还是什么，擦着眼泪说着。

「快屋里去。」大嫂忙张罗着。

大嫂挺着大肚子，一恍一恍的走着。慢慢放下背在身上的柴草。喘息着。大嫂脸色有些苍白。没有了那种红红

白白的颜色。大嫂变化真大呀。

看见大嫂往柴锅里倒水，又把柴火往灶里添。

「您别忙了。」我真不忍心让她忙。

「这有啥忙的。连口水都不喝？」

看着大嫂一直没言语，我忙说：「大嫂，我们挺忙的，我这是出差路过，看看您。」

「兄弟。你别骗俺了。你再路过也不会路过俺这儿。」

「大嫂，我来吧。」我见谎言被揭穿忙把大嫂扶了起来，让到边儿上，我坐下来拉着风箱问道：「长禄大哥呢？」

「上县城造反去了。」

「您这儿也兴这个？」

「是啊。你大哥不知中了啥邪？到处跑。这不，又有七、八天没着家了。」

「你们都好吧？」大嫂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知道大嫂挂念着分队长。想让我告诉她分队长的消息。

「都挺好的。您就别挂念了。」

又是一阵子沉默。我们谁也没再问。

「大嫂，您还有几个月生啊？」

「还有二十多天吧。」

「您干活可得小心点，长禄又不在家，就您一个人千万得注意。」我说道。

「乡下人也没啥可注意的，就是身边没个啦呱的人，兄弟你来了真好。」

还是沉默。噼噼叭叭柴活燃烧的声音。水开了。我给大嫂盛了一碗，端了过去：「大嫂您喝点水。」

「兄弟你就别忙活俺了。」大嫂好象从回忆中醒来说道：

「大嫂……，您干嘛就不问问我们分队长？」

「兄弟，你不说俺怎么好问呢？他好吗？老程他好吗？你老程嫂子好吗？」大嫂脸红了，小声的问道：

「大嫂。其实我也不经常看见他，他跟长禄一样也到处跑。不过我想他也挺好的吧。」

我看着大嫂。她还在等我继续往下说，可我没再往下说。

「小胡，啥时候回？」大嫂见我没再说分队长的事儿便问道：

「明天。明天一早我就回去。」

「你今晚就住在俺这儿？」

「行吗？」

「那干情好了。俺这就给你拾钭拾钭去。」

「大嫂，我自己弄吧。您就别管了。」说着站了起来。

还是那间小屋，还是那张睡了小半年的床。真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我到公社买了些肉回来和大嫂一起作饭。

「大嫂。我还想喝您作的旦花汤。」我说道：

大嫂脸一下又红了，看了我一眼。我笑了笑。

饭好了。我和大嫂围坐在炕桌上吃着。

「小胡。你还用俺给你叨呀？」见我没怎么动筷大嫂说着。接着又扭扭地从里屋拿来一个水壶。

「这不是老程的吗？怎么跑到她们这儿了？」我想道：

「你喝点。」大嫂说着要给我倒。

「大嫂。您知道我不喝呀。」

「俺陪你喝。咱们见次面忒难。不知啥时候能再见？」

「您就别喝了。我喝一点点儿。意思意思行吗？」

「……」大嫂没有说话，我看见大嫂眼里沁满泪水。她是不是又想起分队长了。又想起我们在她家吃饭的情景。

「大嫂您是不是想我们分队长了？」我问道：

「兄弟。俺……俺心里苦呀。」大嫂一下哭了出来。

「大嫂您别呀。我们分队长他一准也想着您呐，哪儿能把您给忘了呢？」我安慰道。

「他不该把俺给忘喽。可他人一走到今儿个一点音信都没有。你说是不是人家老程把俺忘了。俺——俺想有啥

用。」大嫂抽噎地说着。

「不会吧。再说……」

「啥？兄弟，你说呀。」

「您，您怀的是我们分队长的孩子。他能把您给忘了吗？」

「你咋知道的。」大嫂吃惊的看着我问道：

「你们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我看见过你们在屋里的事儿。」

「俺们咋一点儿都不知道。」大嫂红着脸说道。

「您忘了吧？每次早上咱们一喝旦花汤我就知道你们在一起了。」

「臊死俺了。」大嫂不好意思地说道。

「当时我真怕让长禄知道，传出去怎么得了。我真替你们捏把汗。好再你们那次都没

出事儿。」

「大嫂，这孩子真是我们分队长的吗？」

「嗯。兄弟你知道了，俺也不瞒你了。俺身子上的这孩子就是老程的骨血。」

「分队长他知道吗？」

「俺寻思，老程应该知道。俺说过：「俺就是要留下他的精血。‘他也没吭声。」

「我知道。」

「这你也知道。」

我点了点头：「那天离开您屋的时候您叫老程我听见了。那天晚上的事儿我都知道。」

我把我第一次发现他们的事儿开始慢慢地讲给大嫂听。她吃惊的看着我：

「俺咋一点儿都没觉乎到。」

「您什么都顾不上了。心里就是老程。」

「……」大嫂又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了。

「大嫂，大嫂。时候不早了，您也该歇着了。」我小声叫着大嫂。

「唉……，那咱们就歇着。」说着慢慢站了起来。

回到小屋躺在床上我久久没能睡着。「大嫂真是太可怜了。为了分队长值得吗？他关心过你吗？我当时就知道

人一走，热情慢慢的就熄火了，什么都会忘掉的，大嫂苦苦的等的是什么？守着的又是什么？真是个痴情的女人呀！」

我想道。

天亮了。我起来帮助大嫂把水缸挑满。搂了几捆柴活。

「兄弟快来吃吧。」大嫂叫着。新摊的煎饼，热腾腾的旦花汤。看我两眼瞪着这汤，大嫂说：「你不是爱喝这

旦花汤吗？」然后凄憷的一笑。

「大嫂这些钱您留着用吧。」吃完饭我从兜里拿出钱，交到大嫂手里。

「小胡，你这是干啥？」

「您一个人挺不容易。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上。您别千万客气。」

「俺不能拿你的。」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大嫂双手推挡着。

「您就当是我们分队长给您的行吗？」

「那俺更不能拿了。」大嫂说道。

「大嫂。就算我给孩子的行了吧？」

大嫂没说什么，呆呆的站着。

「大嫂，我跟老程说吗？」我问道。

「兄弟你就别跟他说了。这孩子俺能生养好。兄弟，俺能有你这么个兄弟真是俺的福份。」

「大嫂您别这么说。您把钱收好。我走了。您多保重。」

「小胡。好兄弟。俺忘不了你。」大嫂擦着眼泪说道。

「大嫂您回去吧。」走到半山腰我回头看见大嫂还站在哪儿，我喊道：

「大嫂您保重吧。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

我总算了了一桩心事。说真的我这是为什么呀？为老程不值得，可为了大嫂，为了一个把自己的心都交给一个

她所爱的人的乡下女人。是为了扶慰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我就觉得这一趟值！

傍晚我回到家，拿着饭盆来到饭厅，买完饭坐下来慢慢吃着。我真庆幸没人发现我走了一天一夜。

小王悄悄的坐在我身旁轻声问道：「回来啦。」

我点点头。看见我盯着她看，小王问道：「又怎么了？」

「小王同志，一天没见，您怎么『人比黄花瘦？‘哇。」我说道。

「真怪了。我怎么老想你……」

「别。你想球子才对呀。想我就要犯错误喽。」我没等她说完笑着说道；

「讨厌。跟你说正经的呢。我老想你跑那么大老远的看房东大嫂？真让人理解不了。

你们是不是……？」

「别瞎猜。你是不是想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要犯错误也轮不到我。」

「你真把我弄糊涂了。」

「糊涂点好。」我说道。

小许到饭厅打饭来了，看见我在吃饭，她还是那么漫不经心。我知道我们必须遵循『保持不在公众场合讲话‘

这一原则。没有任何交流。但我知道她哪儿肯定咬牙切齿呢。我暗暗发笑。我也知道今天晚上她肯定不会轻饶了我。

我想她了吗？不知道。也许吧……。

「你买这么多干什么？」不知谁在问：

「辛春生来了几个同事。」小许回答道。

「哈哈……，今天辛老师在家，小许就不会骚扰我了。」我暗自庆幸着。

临睡觉前我又抄起二十磅的亚铃练着我的小臂。

十、二十……。不知疲倦的练着。

「小胡。我怎么就想象不出你们的房东大嫂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你几百里地的跑一趟？」小王推进门进来

说道。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你就别问了。问到心里也是块病。」

「我是不想问。可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不弄明白闹得哼。」

「我的事儿您不至于下这么大功夫吧？」

「我就至于。」小王说道。

小王说完，我们都楞在哪儿。我知道她是不经意中说出的。可我就等着她的这句话。心里边甜丝丝的。

「你别这么说。我真承受不起。」我说道。

「……」我看见她的低下头没出声。

我一下紧紧地抱住小王。也没有做声。

小王身体轻轻的抖了一下，下意识的推开了我。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看见小王抬头看着我，赶紧把手松开说道；

「我也真是想让你抱着我。」小王眼睛顺了下来。喃喃地说着。

我一下又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亲你一下行吗？」我问道。

不等她回答我就吻了过去。小王闭着眼微张着嘴，我没费力就把她的舌头吸到我的嘴里。我们忘情的吮吸着。

我感觉到了小王的心跳。她的胸压在我的身上软软的。小王和小许的吻好象有很大差别，小许的近似疯狂、冲满野

性。在她安静的外表下有着那么一种强悍的占有欲。小王是那么温顺，轻柔，显示出女性的妩媚。吻小王我是极愿

意的。

「你真喜欢我吗？」小王喘息的问道。

「真的。我真喜欢你。我天天都在想什么时候你能成我的人。」我说道。

「我也想跟你好，可我已经答应球子了。我是他的人了。这是不能改变的了。再说我也比你大得多呀。」

「年令不是障碍。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别说傻话了……」没容小王说完我又吻了上去。小王推了一下就又和我吻抱在一起。

过了不知多久，小王发现我还抱着她，忙把我推开。

「你还没亲够哇，弄得人家心里乱糟糟的。」

「我该回去了。」小王理了理头发接着又说道。

「你……再让我亲一下吧。就一下。」我象是在求她。

「别这样。咱们以后的日子长着哪。」小王说着看了我一眼走出了门。

小王是我真想要的。可就那么困难。小许垂手可得。自己找上门来。真是不可思议。人就是这样。明知不可能

的偏要寻觅。太容易得到的就又不珍惜。小心吧！多动动脑子。这是忠告。

我擦完澡，刚要关门睡觉，门被推开。小许一闪身进了门。

「哎——。」

「嘘——」我刚要出声。小许忙用手按在嘴上做了一个轻声的动作。

「辛老师在家呐。」我吃惊的小声说道。

「他已经睡着了。」

「那……」

「没事儿。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就是醒了也不会想到我在你这儿呀。别担心。快给我。」说着把一条裤腿

脱了下来。躺在了我的床上。把腿劈得大大的，看着她的阴部，我的尘根一下硬了起来。

「快给我吧。」小许舔着发干的嘴唇喘息地说着。

「给——你。」我说着解开裤子，拿着紫红发热的尘根插了进去。

小许不停的「哼」着。她是那样的满足。小许咬着我的下嘴唇，双手紧紧的楼着我。我身子不停的抽动着。眼

睛里满是小王的身影。嘴里还留有她的唇香。

「我一时半会儿出不来。行吗？」

「今天只要我舒服了就行。过两天等他走了，我再找你算帐……，嗯——。」

小许拼命的怂动着，没一会儿她就恨命的抓住我的胳膊。

「快亲我。」我知道她的高潮快要来了。便一口咬住她的耳垂儿，在她脖子脸上亲着。

「别。一会儿就能留出印儿来。「小许说道。

「你可千万别叫出声。让人听见。」我一边抽动一边嘱咐着说。

「你不会堵住我的嘴呀。」

「拿什么堵？」

「你舌头是干什么的？」小许嘴张的大大的。看她那架式是想把我活吞了。

我把整个儿舌头都给了她。小许拼命吮吸着。忽然小许睁大了眼睛，身体一下僵住了，我知道她的高潮来了。

此刻小许又拼命的揉动着。「啊啊」的轻声哼着。越来越慢，慢慢的停了下来。

「真舒服死我了。」小许说道。

「我还没有出来呢？」我说道。我知道射精是我最舒服的时候。

「下回吧。」小许坐起来，一边穿裤子一边说道。

「我憋得难受。」

「乖孩子，忍忍吧。下次我一定让你魂出七窍。行吧？我得赶紧走了。」小许在我的尘根上摸了两把溜出了门。

怎么这么快呀？来无影去无踪的。我楞在了哪儿。

出操，我们跑在国防公路上。不知为什么今天出操的人特别多。基本上全都来了。每天也就是二、三十人，今

天六十人全到了。真有点儿邪性。

我看见小王，她有意躲着我，「可能昨天晚上的事儿她后悔了。这会儿别理她，一碰就炸。」我想着。自己做

着各种活动。

「嘟嘟……」集合的哨声。这种哨声在白天吹响，可真是有段时间没听到了。不知又有什么大事儿？

「今天召集大家，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地方政府也要求我们部队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

去支农。虽然咱们队也有各种革命组织，但咱们终归还是部队。希望大家保留各自的观点，『求大同，存小异。‘

在政治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完成好这次任务。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后天上午出发。时间两个月。没有特殊困难一律

参加。各分队带开，讨论一下。」队长在队前说道：

到了分队办公室讨论。谁也不说话，空气是凝固的。「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谁也没把谁老婆睡了。怎么这

么大仇呢？说真的什么是革命路线，你能弄明白了？鬼才相信呢。瞎跟着起什么哄。」我想着。

「支农的意义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咱们都把自己的事儿放放。积极参加。咱们

分队年青同志多，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好再时间不长。小胡，你没问题吧？」分队长问道：

「没有。」我答道。

讨论结果我们分队除了四个人离不开，其余的都参加。

中午在饭厅小王问我：「你去吗？」

「这种事儿，能落下我吗？不过，出去走走也不错。你呢？

「我也想去，球子不让。」

「到底是两口子，就是有人疼啊。我真嫉妒死了。」

「讨厌。你就不会说点别的。」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你听吗？」

「我……」。小王要说什么，我打断她接着说道。

「得。不跟你贫了，赶紧把我那两件衣服洗了。苦命的孩子没人管呀。只能自己管自己啦。」说着拿起饭盆儿

走出饭厅。

「你去吧？」午休时小许悄声走进我的房间问道：

「去呀。」

「我们分队让我留守。我不去了。告诉你一声。」

「哎，明天辛春生不回来，你来啊。」小许又说道。

「……」我没回答。

「听见了吗？」说着走了出去。

「资产阶级臭小姐，你真应该去改造改造。」看着她的背影我嘟囔道。

「你说什么？」小许回过头来问道：

「没说什么。」

小许嘴嘬在一起作了个亲吻的动作，关上了门。

这一天大家都忙着准备，大院儿里飘过阵阵鸡啊、肉啊、鱼的香味儿。「夫人」们都在为自己的丈夫忙碌着。

晚上各家各户早早的挂起窗帘。大院儿里一下安静了。

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我靠在床上胡乱想着：「支农应该如何着手？有了一年多社教的经验我觉得我能从容

对付。我还真想自己能独当一面。我不会又和分队长在一起吧？其实跟分队长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的，有了事儿也

有个人能商量。不管它了，怎么分配咱都没意见。要是小王能去多好呀。能分到一起就更好了。真是做梦娶媳妇。

想得美。」我不由的笑了。

十一点我神使鬼差地推开小许家的门，桌上摆着德州扒鸡和一些其它的菜肴。

「你还没吃饭呐？」我问道：

「给你饯个行。来，快坐。」小许边说边让着。

「我还饱着呐。胃没地方了。」我说道。

「不行。说什么也得吃点。快，趁热吃，凉了就没意思了。」

「你不是让我来吃饭的吧？」我故意问道。

「小坏旦。明知故问。给你，吃这个鸡大腿。」小许把鸡大腿放到我面前，看了我一眼说道。

「前两天你跑哪儿去了？」小许一边吃一边问着。

「我哪儿也没去呀？」

「胡说。你屋锁着门。还说哪儿也没去？」

「真的。晚上我敲你玻璃你知道吗？怎么也不理我呀？」

「你敲我玻璃了？」小许停住了嚼东西的嘴问道：

「没错儿。」我假装一本正经地说。

「哎？不会呀。你骗我吧？」小许瞪着眼睛看着我说道。

「哪儿能呢。」说着我斜靠在她的希梦斯床上。

「你不吃啦？那把鞋脱了。上床去。」小许站起来边洗手边说道：

「嘿！？你是不是让我伺候你呀？」小许看我没动说道。

「我没说。」

「那就快点。」小许说着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个干净。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看小许的身体。小许瘦高，溜肩，没有生育过的肚子平平的，胯到是蛮大的。一对乳房

不大但匀称。小许说不上好看，总有那么一股劲儿，眼睛不大挺能勾人的。

「瞎看什么？」小许被我看的有些不好意思脸一红。

「我没仔细看过，看看不行吗？」我反问道。

「学会犟嘴啦？擦擦手。看都是油。」小许赤裸着身子把那块白毛巾拿了过来，细心的擦了起来。

「哎。你怎么跟老大妈似的。」

「我就是你的老大妈。怎么啦？就管你。你想不听都不行。」小许笑着说道。

「你干嘛非吊死在我这一棵树上呀？」

「你呀。你有使不完的劲儿。你有永不蔫软的它。」说着一把抓住了我的尘根揉动起来。

「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少有的男人。你能给我享受，让我满足。」

「那我就是一部让你泄欲的机器喽。」

「别说的那么难听。你不是也从中得到快乐了吗？你这个小坏旦不是也从我身上学到你从未有过的知识吗？从

我身上学到在女人身上寻找乐趣的手段吗？这些问题我不想今天讨论。你这一走就两个月，我准能发疯。你知道吗？」

小许有些激动。

「你有自己的男人，他就不能让你满足吗？」

「我就是愿意总有新鲜感。老是一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偷情」才是最有滋味的。」

「流氓行径。」

「什么？你说谁呢？」小许背过身去不理我了。

「生气啦。」我说着在她的乳头上捏了一下。

「有点儿。我把你这个生瓜旦子调教成现在这样儿，你应该谢我一辈子。你看你非但不谢，还骂我，不理你了。」

小许把脸转过来说道。

「那几天以后你就又要换人了。我就是一台让你泄欲的机器。你别不承认。」

「性爱是男女双方的事儿呀。我舒服了，你也痛快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是啊。从她身上，换句话说我从她的肉体中学会了男人如何使女人得到满足，让男人自己得到快乐的一切手段。

还真应该谢谢她。

「行了。别闹气了。那我今天就好好谢谢您。伺候伺候您。」

「这还差不多。快亲亲我吧。」小许躺下来说道。

我轻轻地吻着她的眼睛，耳朵，把她的嘴用舌头顶开，慢慢吮吸着，手在她的阴处摸着。小许躺在哪儿闭着眼

享受着。嘴里时不时地发出喃喃的呻吟声。我跪在床上把她的腿轻轻掰开：「我插进去啦。」小许微微睁开眼睛点

点头。随着我慢慢插进，小许：「嗯——」地长出了一口气。我慢慢地抽动着。小许在我的胸上摸着，两手一下捏

着我的乳头，这一捏，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好吗？」小许问道。

「……」我点点头。

我突然把小许翻转过来，让她跪趴在床上，从后面尽根插进。小许回头吃惊的看着我。我扶着她的腰快速抽动

着。她随着我的抽动，身体也前后摇动着。

「小坏旦，真舒——服。舒服死了。」小许喘嘘地说着。

我眼前出现分队长弄大嫂时的情景。这种姿势真是妙不可言。「这是分队长教的。你也试试吧。」我想着。不

一会儿小许抖了一下。身体紧绷，双手抓住枕头。配合我的进出揉动着屁股。然后用枕头堵着嘴，大声「哼」着。

我知道她的高潮来了。更加快速地冲撞着。小许咬着下唇，头一扬，抖了几下，长长出了一口气。一下趴了下来。

我顺势也趴在她身上。

「你跟谁学的？」过了一会儿小许问道。

「我自己悟出来的。」我笑着回答道。

「行啊。有长劲。不过真舒服。我还从来没这样干过。」小许笑了笑，紧紧地楼抱着我。

「我还没痛快呢？」

「你想怎么弄？」

「不知道。」

小许用手摸着我的尘根，上下轻轻地滑动着。

小许慢慢低下头张开嘴把我的龟头含在嘴里。这一刹那，极度的快感冲击的我差点晕厥过去。麻酥酥的感觉使

我不由自主的全身震颤起来。小许的舌头在我的龟头表面滑动着。然后舌尖在龟头棱上来回刮动。小许嘴越张越大

把我的尘根一点点吞噬进嘴里。吸允着。舔动着。我感觉到我的尘根已经顶在了小许柔软的喉咙壁上。小许加大吸

允的力度，舌头开始蠕动起来，不断在尘根上缠绕着。小许用嘴在我尘根上滑动，让尘根滑出她的嘴又马上吞了回

去，头越来越快的来回移动，每次都那么深入，而且还发出嗞嗞的吸允声，小许被我顶得直翻白眼儿，可一点都没

有停下来的意思。而且越套弄速度越快。我的尘根深刺在她火热湿润的嘴里，龟头重重的戳在她喉咙壁上。小许的

手在阴囊上轻轻的按揉着，挤压着。我也把手插进她的阴道里抽动着。

「哎呦。——不行了。」我舒服的喘着粗气叫道。我快速挺动着。从没有过的快感传遍全身。再也坚持不住了，

身子一挺射了出来。真是从未有过的畅快。

小许吞咽我射出的精液，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滴。

小许坐起身来。舔了舔自己红润的嘴唇笑了。

「满意了吗？」

「……。」

「一会儿再为我好好服务一次。」见我点了点头小许说道：「真是乖孩子。」小许慢慢躺下来用指甲尖轻轻的

在我的后背上滑着。

这一夜我们真是疯了一样不停的动着。连吃东西的时候都没有歇一会儿。

（五）

我们把行李装完车，就等出发了。我回屋洗了把脸，其实是想看看小许是不是起来送我。一点动静也没有，窗

廉还是紧紧的挂着。「她准是还在作美梦呢。真象她说的那样？」偷」才有刺激？在她身上就一点「情」也没有？

还真没有。有的只是「性」。这个女人真是琢磨不透哇。」

「小胡。跟我押车。」分队长说道。

「是！」我跳上车。我不知为什么这么兴奋。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和我一起押车的还有球子。看他脸拉的长长

的，我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儿。车就在家属们的欢送声中离开了我们的大院儿。在欢送的人群中我没发现小王的

影子。她怎么也没出来呀？

下午三点我们进了东平县城。这就是水浒中的大名府的所在地。我又和分队长分配在县城附近的城关公社。听

完县宣传部长的介绍，分队长问我打算怎么着手干，我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谈了出来。「可以。很不错。你

就放手干吧。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吧。」分队长鼓励着我，「看来参加过社教的同志就是不一样。小胡，你很有进步。」

我的计划是将停课闹革命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经过挑选，把那些有文艺特长的孩子组织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

文艺宣传队，深入到公社的个各大队、小队甚至进户作宣传，广泛而深入的把群众发动起来。中小学生都围在我周

围争着参加。孩子们可望有人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投身到这伟大的运动中。我们基本做到报名的孩子都有事儿作。我

组织他们把大街小巷打扫的干干净净，大标语粉刷一新，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文艺演出队。用歌舞、说唱的形式把毛

主席最新指示宣传出去，做到宣传到位不留死角。每次我们演出队锣鼓一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演完了还都

不愿离去。真是达到了意想不到宣传的效果。又组织了宣传小分队进户讲解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深远意义……，我们

搞的真是有声有色。县城的环境清洁了，孩子们的行为文明了。公共秩序得到极大的改善。地区行署还在我们县开

了两次现场经验交流会。

在全县大会上我惊奇的看见了小王。

「你怎么也来了？不是球子不让你来吗？」我兴奋的问道：

「你不是让我来的吗？你让我来我能不来吗？」小王红着脸说道。

「真没想到你还真在乎我说的话。谢谢你了。」

「你行啊。搞得不错。」小王兴奋地说道。

「嗨。瞎闹呗。哎，刚来的时候我看见球子的脸拉的特别长，是不是因为你来的缘故？」

「嗯。真把他气得够呛。这是我第一次没听他的。他说『我有病。‘就没再理我。小胡，咱们还有两个星期才

能回去呢。我真想快点回去。你呢？」

「你这是何必呐。我就那么一说，看，让你受那么大的罪。你从来没吃过这份儿苦吧？」

「问你呐。」看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摧问道：

「我呀……，我当然希望快点回去了。我想快点回去好好亲亲你。」我小声说道。

「讨厌。你看见球子了吗？他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他还真记仇儿。」看来她有意差开话题。

「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挂念的还是两口子啊。」我说道：「德行。」小王打了我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走哇？」我问道。

「散会就回。」

「我真想和你多呆会儿。」我说道。

「我也想。可是天黑前回不了公社就麻烦了。」

「那我就只能耐心的等两个礼拜啰。到时候你可别不让我亲？」

「你看你，又来了……我走了。」

「小王——。」我叫着。

「什么？」

「我现在就想亲你。」我小声说道。

「回去再说吧。啊。」小王没再骂我，只是轻轻一笑，飘着走了。

看着小王远去的身影，我心里甜滋滋的「她终于接收我了。」

两个星期一恍就过去了，大部队都撤了回去。为了留下一个带不走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政治部要我继续留下

来，到县委宣传部把我的工作日记整理出来，印发到各个公社作为经验推广使用。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我的工作能

力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嘿！你可得记住：「切记不能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

终于坐上回家的车了。「什么在等着我？」心里不免「砰砰」乱跳。小王？小许？她们都怎么样了？挤出拥挤

的车站，往家走：「又要回到自己的家了。」我想着。

大院儿里还是老样子，孩子跑大人叫，放下行李拿着洗漱用品到水房洗洗满脸的尘土，下意识看了看小许那挂

着的窗子，还是没有动静。门上挂着锁。「哪儿去了？」我想着。

「还是回家好，省得在这儿现眼。」老关的老婆说道。

「自己有男人，怎么还偷嘴吃？」老曲的老婆说着。

「你说啊，小许什么都不错，怎么就叨上个小年轻？」洪义的媳妇说：

看见我进来洗脸，她们一下收住了声，没有一个再说话，都洗着自己手里的东西。我心「格噔」一下，是不是

我们的事儿让这帮长舌的「夫人们」知道了？我洗完脸匆匆回了房。

「小胡回来了？」分队长走进我屋子对我说。

「刚回来。您有什么事儿？」

「这次表现不错。政治部通令嘉奖。明天队里开会宣布嘉奖命令。」

「都是您领导教育的好。」我说道。

「我是有意放手让你锻炼一下。嘿嘿……，那先休息休息，明天开会再说。」分队长走了。

不象有事儿呀？刚才那些个「夫人」们不是说了吗，小许又叨上一个小年轻吗？可能不是我。她准是在我不在

的时候又找其他什么人了。你说她这是怎么了？离了男人就活不了了？她准是有病。一个男人满足不了她。要是她

真的找了别的男人。我撤退正是时候。不能老让她这么缠着。对！当机立断。

两个多月没在家，屋里全是土，打了盆水，擦吧。毛主席说过：「灰尘不扫它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你回来啦？」是小王的声音。她在窗外站着对我说。

「是啊。你快离远点吧，全是土。弄你一身。」我说道。

「哎，你晚上到我家来吧。」小王兴奋地说道。

「干嘛？你别吓唬我。」我说道。

「我怎么吓唬你了。」小王不解道。

「我……」

「怎么啦？」

「没怎么。就我一个？那……还是免了吧。」可能是我还没从刚才的消息中缓够劲儿来的原因把？

「你这人没意思吧。我诚心诚意的请你，不来算了。」小王嘴一撅说道。

「球子知道你请我吗？」

「我请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没别的意思。不是怕……」

「一句话，你来不来？」小王没让我说下去，说道：

「来。我来行了吧。要不要我再买点什么？」

「不用。我都准备好了，你带嘴来就行了。」小王高兴的走了。

晚饭时分我敲了敲小王的门。

「进来。」随着话音门开了，小王身着一件崭新的白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向后梳拢着，脑门儿光光的，人

显得特精神。看样子是特意收拾了一下。

我没有马上进门，伸着头向屋里看了看。

「看什么呐？」

「我一是看球子在不在。二是……」我笑着说道：

「二是什么？」

「怎么你越来越好看呀。」

「讨厌。快进来吧。」说着拉了我一把。

「真就我一个？」我一边进门一边说道。

「球子妹妹结婚，他回老家去了。」小王说道：

「你怎么不跟着去？」

「那是他们家的事儿。他这个妹妹我也没见过。再说我该送的礼已经送了。」

「那可是你将来的小姑子，惹不得的。嫂子和小姑历来就不好相处。处好了将来过门不受气。你们以后生活在

一起免不了有磕碰的事儿发生，一个是妹妹，一个是老婆。你说球子该向着谁说话，他也挺难的。你说是吧。」

「臭孩子，懂得还挺多。过什么门呀？我们以后就在这儿过，他们老家那么穷。谁上他们老家呀？快坐吧。」

小王说着把准备好的饭菜端了出来。

「真丰盛。你这是怎么得啦？」

「明天全队开会宣布给你的嘉奖令。你可以的。没来多长时间进步够快的。我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啥也没混着。

今天第一是祝贺你授奖，第二是给你接风。」小王说着坐了下来。

「真是受宠若惊。」

「我可没宠你啊。不就吃顿便饭嘛。别自作多情了。」小王笑着说。

「多情自是痴情人呐。我还以为真有人疼我呢。」

「美得你。谁说要疼你了。」

「得。剃头挑子……」

「什么意思？」

「一头热呗。」

「又瞎贫。」看来小王真是挺高兴的。说着她拿出一瓶酒和两个小杯子。

「小王，我可不会喝酒。」我忙说：

「今天咱们都高兴，你就喝点吧。没事儿。」小王说着端起酒杯说道：

我抿了一小口，火辣辣地直烧舌头。

「不好喝。不行。辣舌头。再说一会儿该醉了。喝醉了的人我可见过。」

「知道吗？『人生能有几回醉‘？『酒不醉人，人自醉。’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小王说：

「你还一套一套的」我说道。

「咱们就是知己喽？」

「你说呢？」小王说：

「我希望有着个荣幸。我还真希望咱们能成为知己。你不是说过，你已经是球子的人了吗？」

「我虽是球子的人了。咱们也可能成为知己呀。哎！可惜你来咱队太晚了。」小王说着摇摇头。

「那到也是，『士为知己死‘嘛。咱们要真是『知己’我就要守护在你身边一辈子。你要是遇见什么难事儿我

准是第一个冲上去，总之只要你高兴的事儿，我都会心甘情愿的为你去做。这才是『知己‘。男女之间的铁哥们儿

就叫红颜知己，红颜知己也应该是这样。你能不能做到咱不评论，反正我能做到。我能为你两肋插刀。」

「你愿意做我的知己？」

「那还用说吗？」我反问道：

「不过，听说你们俩当时要死要活的。学员不准谈恋爱您不是什么都不顾了吗？真是中邪了？再说了，我来队

早了有什么用？只不过是棵葱。一棵扔在墙角的大葱。您能看上我？你那时候满眼都是球子，你说是不是？」我接

着又轻声问道。

「小王你说我说的对吧？」

「那时候我挺小的，刚从家出来当兵，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碰上难事儿就哭鼻子。特想家。有个人关心就觉

得是亲人了。一来二去就到一起了。」

「那也到不了水深火热的地步，也不能以身相许呀？」

「你怎么知道我以身相许了？」

「大家都这么说。球子把你把的那么紧，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当时人家什么都帮你做了，咱们能拿什么报答人家啊？人家想要咱能说不给吗？现在想想真有点傻。其实我

现在特矛盾。我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看见球子就便扭。心里老是空空落落的，我怕我真又是爱上别人了。真有

点乱了。」小王眼圈红了。眼泪就要从眼睛里流出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不应该那么早就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一个人吧？有点亏？有点后悔了？我不是问过你吗，一个女

人能不能同时爱上两个人。你还说提这个问题是我看孬书看的。」

「你这臭小子，是不是早就惦记着我了？」小王问道：「别打叉。其实这种事儿特现实。人的一辈子说长也不

算长，我认为除了睡觉其实所剩不多，真是应该好好的过。好好享受享受。站高点看远点，让自己的每一天都生活

的特有质量，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再说报恩和爱情根本不是一回事。我看你报恩的成分多。这种情份在没有

外在冲击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一但有外来的干扰就不稳固了。你不是已经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他吗？这个回报

还不够吗？已经很够了。我看得出来你最近是心里有点乱，老是心神不定的。小王，哎，我是早就惦记你，不是你

也看上我了吗？这个咱们心里都清楚。我真是希望我能有这个福分。」我说着从脸盆架上拿起毛巾递给她。

「瞧你说的。美死你。行了。不说这个了。来，喝酒。」说着喝了一大口。没有接我递来的毛巾。

「哎呦。你可别这么喝了，一会儿真醉了。」

「没事儿。」

「咱们不是挺高兴的吗？你这一不高兴我也没情绪了。」

谁也没再说话，抬起头来互相看了一眼，「嘿嘿……」的干笑着。

「要不……我也豁出去了。我舍命陪君子。我也陪你喝。」我也呷了一大口。呛的我直咳嗽。

「你看你，这是何必呐。」小王看着我说道。

「……。」

「小王，你真够能喝的。怎么喝都没事儿呀。」半天没人说话我想出这么一句话来。

「你吃啊。别停筷子。女人要是能喝酒哇，男的一般就靠边站了。」小王忙招呼我说：

我们俩谁都没再说什么，都闷头吃着。不一会儿我心跳得特别快。怎么看东西都是双影儿了。头直发飘。

「小——小王，我怎么看东西是俩影儿呀？」

「真的？我给你钭把热毛巾。都怪我。」说着站起身来把放在桌上的毛巾拿热水钭了一下，慢慢走过来扶着我

的头擦着。热毛巾擦在脸上感觉真好。我两眼就是怎么也睁不开。

「小——小王，不行了，我怎么睁不开眼了？我想睡觉。就，就不帮你，你自己收拾吧。谢谢你了。」说着想

往起站，怎么也站不住，好象什么都不听使唤了。

「你先在我床上躺会儿。」小王扶着我往床边走去。

「不，不行。我得——回屋——去。」跌跌撞撞的朝门走去。

「唉，慢点，我送你……」我觉得她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没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六）

可能嘉奖不算奖励。没十分钟就宣布完嘉奖令，没有热烈的场面。大家没什么反映就都回去了。仍旧你忙你的，

我干我的。我回到屋里就躺下了，头还是一下一下的跳着疼。喝酒真没好处。以后谁说都不行。再也不能喝了。

「好点了吗？你真是吓死我了。」小王走进来说道。

「没事儿了。还真是象你说的：「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可我记着还有个下句呢。」我笑着说道

「什么呀？」

「叫『色不迷人，人自迷。」我笑着回答道：

「又是孬书里看的吧？别闹了，晚上到我哪儿去。」

「啊？」我吃惊的问道：

「你别害怕。我就是不愿意一个人吃剩东西。你再舍一次命吧。」

「您饶了我吧。」

「你真不愿意来？」小王把眼睛一瞪说道。

「我怕你还不行吗？我去，我去。」其实我特想和她单独多呆一会儿。

「听话啊。你先睡会儿吧。」飘着走了。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一觉儿醒来已是下午了。身子发酸。较劲。抄起亚铃狂练了一会儿，浑身大汗，这才舒服了。擦洗完毕，坐在

书桌前看书。

「你怎么还不来。看看几点了？」小王进门就喊。看见我在看书有点动气。

「不请你，你就不动呀？谱儿也忒大了吧？」

「呦。实在抱歉。我给看忘了。得，得。咱们快走。」我说道。

我随小王走进她的家门。桌上已摆好了饭菜。

「今天烦死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到好，就知道睡。」好象小王今天的情绪是不太好。

「您让我睡的呀。早知道您烦，打死我也得陪着您呀。说什么也不能自己睡呀。」

「不自己睡还能跟谁呀？」

「跟你呀。」我笑着说。

「讨厌。又贫。真的，你来了我就好多了。你快吃吧。」说着她拿起酒瓶往杯里倒酒。

「别。我可不喝了。您自个儿享受吧。好家伙昨天这点酒把我给晕的。」

「想喝也不让你喝了。昨天话都没说几句，谁知道你一下就趴下了。今天让你好好陪陪我聊聊天儿。和你聊聊

真是挺好的。有人说说话心里舒服多了。知道吗？这是我自己喝的。」小王说道。看来我和小王聊天她的情绪好多

了。

「那您就慢用吧。」

「你听说了吗？那个狐狸精出事儿了。」小王神秘的说道。

「你说谁呐？谁是狐狸精啊？」

「那还有谁？小许呀。听说她正在屋里和地方上的一个小青年亲嘴儿，让她们家辛春生给逮着了。」

「是吗？嗨！不就是亲个嘴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接着又问道：

「你说得多轻巧？」

「怎么逮着的？」

「那天辛春生回家来听邻居们说：「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家夜里总有动静。‘辛春生忍着没吭气儿，跟小许说

要出差几天，收拾完东西就走了。晚上突然回来了，正好逮着了。」

「什么动静？」

「嗨。就是男女的事儿呗。」

「男女什么事儿呀？」

「讨厌。甭瞎问了。你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小王脸一红说道。

「得。我不问行了吧。可我也是她的邻居我怎么不知道呀？真的。我真一点儿不知道。」

「臭孩子你当然不知道了。你不是支农出去了两个月吗？这不，狐狸精只能回娘家了。俩人在队里吵那不是让

人看笑话吗？！话又说回来，反正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头头们都靠边站了，没人管。再说又不是路线斗争、大

是大非的问题，谁管这种事儿呀？」小王说道。

「那个小年青你见过吗？」

「好象看见过，个子高高的挺壮实。」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嗨。就是大队人马回来以后，就是上礼拜的事儿。」

「她不是有丈夫吗？干嘛还在外面找男人呀？」

「不满意呗。她们在大学的时候是『一帮一‘的对子。那是组织上给安排的，小许在学习上帮辛春生，政治上

辛春生帮小许。小许出身不好，怕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就找了这么个贫下中农的保护伞，谁知道毕业后分配咱们这

儿了？穿上这身虎皮，你说哪儿能看得上她们家辛春生呀？也是，辛春生吃饭总爱蹲在地上捧着碗吃，鼻涕老往地

下甩，最要命的是睡觉不洗脚，偏偏又赶上辛春生是汗脚，屋里的味儿呀。也是够让人看不上的。你说小许整天跟

这么个人过能忍受得了吗？小许提出离婚。辛春生死活不干就是不离。这么耗了两年多了。她不在外面找安慰行吗？

这位大小姐心里能平衡吗？再说「偷」着吃也香啊。听说她们有半年多了，夜里总是哼哼叽叽的，吵的人没法睡觉，

大家又都知道她们家辛春生不在家，那还不注意她呀？」

「看来你还挺同情她的？」

「都是女人嘛。我能理解。」

「那你刚才还骂她是狐狸精啊？」

「咱没这本事。还不许骂一下。」

「是吗？依我看爱你的人一定也挺多的，准是让球子给吓回去了。不敢往前凑。哎！你说是不是象小许这样的

女人都「偷」啊？还是有这种情况男女都「偷」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可没法儿告诉你。」

是啊。我就是属于那些个「偷「的一类中的一员。是应该被咒骂的对象。虽说不是我的本意，可总是这种勾当

的参与者。

「愣着干啥？你到是吃啊。」小王看我发愣说道。

我看见小王的脸变得越来越红，眼睛里水汪汪的，出气也有点粗。便说：「你别再喝了，再喝真的就要醉了。」

「谁说我醉了？」

「我是怕你醉了。我这是关心你。这都是为你好呀。你怎么好坏人都分不清了？」

「你要是真关心我就陪着我。」

「行。你说陪多久就陪多久，咱够哥们儿吧？！」

「这还差不多。『忠‘不『忠’看行动。嗳！一个人喝真没意思，你就喝一点点？」

「得寸进尺吧。」

「就一点点啊？！」小王央求我说道：「你别害我了。昨天的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跟昨天似的。」

「那我不跟你好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好过？」

「真没良心……」小王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下去。

「我不能跟她再逗了。一会儿她准能真急了。」想着拿起她的杯子喝了一口。

「你这是应付差事，真没情调。酒要一点点品。」小王说着给我拿了个杯子。

「你这不是毁我吗？要是咱们都醉了怎么办？要不这样，我跟你比划一下，你真醉了我好有精神伺候你。」我

说道：

「那好吧。今天就看你怎么伺候我了。」说着喝了一大口。

「哎呦。姑奶奶您慢点行吗？酒是穿肠的毒药，不是什么好东西。您可不能这么喝。」

小王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又拿起杯子。

「毒药我也喝。」小王看我拦她说道。

「你等等吧。先吃口菜。」我忙拦住她把菜夹到她碗里。

「球子知道你这么能喝酒吗？」我问道：

「不知道。咱们这会儿不提他行吗？」

「我是不想提。他要是知道我深更半夜在你们家陪你喝酒，还不疯了。准把我也当菜一块儿嚼喽。」

「你怎么总没个正经。真讨厌。」小王「噗哧」一笑说道：

「您总算是笑了。我不希望气氛总是那么压抑。轻松点多好。」我说道：

「我陪你喝一小点儿？」

「真的？有进步。来。」

「怎么了？」小王见我一直看着她问道：

「『一杯清泉心头过，两朵红云挂腮边‘。你脸红扑扑的『面似桃花红’呀，眼睛水汪汪的真好看。」说真的

我真想亲亲她。我的尘根已经不老实了，一点点的肿胀起来。是不是一有坏想法它就不老实？

「是吗？你竟瞎说。」小王摸摸自己的脸说道：

「这也是酒闹的吧？看来酒也不都是全坏。你说是吧？」

「你有点开壳了。这酒啊，有时是好东西，有时也是惹事的根苗。」

「妈呀。都快十二点了。我赶紧走回去吧。」我抬头看见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十一点五十了，说着我忙站起了身。

「别一惊一诈的行吗？再说了急什么？」

「我这不是怕影响你吗？球子回来，邻居该跟他说：「你们家也有动静了‘。那可怎么办？咱们还是赶快收拾

收拾，你也早点休息吧。」

「你不是刚才说过：「我让你陪多久你就陪多久吗？‘我还没说让你走呢。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小王厉声说

道。

「那我——？」

「我什么我，给我坐下。」

「那我还是给你倒点热水喝吧。」

「你还是给我倒酒喝吧。」小王看来又犯劲了。

「少喝点吧。就算我求你了。」我央求小王，说着把她的杯子拿开。

「放这儿。你是不是又想让我不高兴呀？」小王手指着刚才放杯子的地方说道：「……」小王看我没吭声，拿

起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口。

「我陪你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

「乖孩子。」小王吐出了口气笑着说道。

「别老叫我孩子。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了。你怎么老把我当孩子？」

「我真希望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小王接着说道：

「我要是大老爷们儿，对你有好处吗？」

「当然有好处了。」小王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下去。

「你不是刚才说酒有时是惹事的根苗吗？还玩儿命喝干嘛？」

「真热呀。」小王没理我，自己说道：

「我把窗户打开点吧？」

「开窗干嘛。不用。」说着把衣领的扣子解开。我看见她连胸口都红了。

我忙把眼睛移开，怕让小王看见。「那你喝点水吧？」我忙说道。

「要不，我给你钭把热毛巾吧。」想起昨天我喝的不舒服时小王给我拿毛巾的情景，站起来在脸湓里倒上热水，

把她的毛巾钭了钭拿给她。又赶紧坐了下来，怕她看见被顶起的裤子。

「你不是说要伺候我吗？你给我擦。」小王说道。

我也象她昨天那样在她脸上轻轻擦着。：「好点吗？」我问道。

「真舒服。」小王闭着眼睛靠在我的身上说道。

「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呀？你也快擦擦。别这么紧张行吗？我又吃不了你。」看着我衣服都贴在身上说：

「我可没紧张。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有点想亲亲你，行吗？」我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

「那你还等什么？」

我一下抱住小王，在她脸上、脖子上、嘴上狂吻着。小王紧紧地抱着我。我把她抱了起来，轻轻的放到床上，

我的手顺着衣领摸了进去。在她的乳房上来回摸着，小王的乳房软软的但是挺大的。

「把灯关了，开台灯。」小王喃喃地说道。

「你愿意我亲你吗？」我小声问着小王。

「嗯。」

「那我就好好亲亲你吧。」

我把她的衣扣一个一个解开，手伸到后背把她胸衣搭扣解开，慢慢地把她的胸罩拿掉，一对匀称浑圆的乳房呈

现在我的眼前，我慢慢低下头用舌尖在她乳头上舔着。粉红色的乳晕托着一对翘起的乳头，在我的舔动下一下硬了

起来。我把她的乳头含在嘴里吮吸着。另一只手在她另一个乳头上揉捏着。小王轻声哼着，扭动着身子。

我把她腰带慢慢拉开说道：「给我吧。」

小王一下用手按住说道：

「不行。」

「为什么？」

「我的身子给过球子了。」

「那有什么？」

「你不嫌弃吗？」

我摇了摇头。小王慢慢松开紧按住腰带的手说道：

「你要是真不嫌弃，今天我就给你吧。」说着把裤子一点点脱了下来。看着小王把裤子脱下来，我的尘根一跳

一跳的涨得难受，恨不得马上就插进去。

「来吧。」小王说着往里挪了挪身子。

我赶忙把我的裤子也脱了下来。小王欠起身子看着我的尘根说：「真大呀。」伸手摸了摸。

我慢慢掰开她的大腿，她一下把腿放到我的肩上，我手扶着尘根慢慢地插了进去。小王的阴部紧紧的包住了我

的尘根。暖暖的，湿湿的。我慢慢的抽动着，享受着这突然飞临的幸福。小王一下坐了起来，把腿缠在我的腰上，

抱住我的脖子自己挺动。哎呀。两人都能看见自己在动。尽根的快感真是畅快。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我扶着小

王纤细的腰枝快速的抽动，小王的一对乳房随着我的抽动也再跳动着。「亲亲我吧。」小王轻声说着。我把她的舌

头吸进我的嘴里搅动着。小王突然紧紧地抱着我：「我不行了。」小王喘了口气说道。我愣一下停了下来。

「别停。你别停呀。」小王睁开眼睛说道。

「来。这样吧。」我把小王翻转过来，让她跪趴在床上，我把她的美臀往上提了提。从后面插进。疯狂的抽插

着。

「你这样舒服吗？」我问道。

「一下顶到底了。顶得我又酸又麻。不知是什么感觉。」

我趴在她背上，在她背上亲着，两手环腰抱住揉弄着她的那对乳房。

「好吗？」我问道：

「你怎么弄都好。我来吧。你歇会儿吧。」小王让我躺下，扶着我的尘根慢慢地坐了下来，一上一下的套弄着。

一支手柱着我的前胸，一支手给我煽扇子。小王真是会心疼人。这时候还想着我，怕我热。我的双手抓住她的乳房

揉着。小王一下睁大了眼睛，手抓住我的前胸，我知道她的高潮来了。我配合她的动作快速挺动，「啊——」小王

叫着。我忙用手捂住她的嘴。另一支手抱住了她。小王软软地趴在我的肩上。我用双手在她的背上摸着：「舒服吧？」

「真太好了。」

「你跟球子也能这么舒服吗？」

「没有过。别提他行吗？」

从小王满足的眼神里我知道她没有骗我。

「我能射出来吗？」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小王没有回答，只是轻轻的点了一下头。我让小王躺好，一下插了进去，狠命的抽动着。小王看着我的眼睛，

我感觉到那眼神真是非常的迷恋我。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两腿间有点发酸。我知道我要射精了。

「我能射在里面吗？」

「射吧。」小王一边挺动一边说道。我们俩都加快了抽动的速度。

「小王，小——王。我，我要出来——了。」说话间一股热热的精液喷射出来。

我感觉到小王阴道里也一跳一跳的，看着她张着嘴直喘粗气，我知道小王她又一次来高潮了。我们紧紧抱在一

起，一直没有分开。

「小王，我真是不想离开你了。」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次的高潮。你真是给了我这么大的幸福。」

「这回你屋里也有动静了吧？」

「讨厌。」小王撒娇似的偎在我的怀里。

「你怎么会这么多的花样儿？」小王坏笑着问道：

「无师自通嘛。」我只能骗她了，违心的说道。

「你真坏。」

「男人不坏女人能爱吗？」

「球子上午来电报了。明天就回来了。」小王轻声的说道。

「真的！」

「我想了好久，我就是想在他回来之前把我给了你。」

「谢谢你。我会把这份情藏在心里的。小王，我真的爱你。」

「我也爱你。我的心愿了了。没什么可挂念的了。」说着又深深地吻着我。

我把小王抱在怀里生怕她跑了似的。

「你们是不是每天都有啊？」

「一个星期才一次。刚开始的时候也老是跟做贼的似的，生怕别人知道，最后还是让人发现了，队里家属们也

是老议论，队长政委找球子谈话，我们分队长给我作工作，后来看我们真是铁了心的好，真要在一起过日子了，谁

也就不管了。」

「球子也挺棒的吧？」

「还行吧。」

「你满足吗？」

「不知道。每个星期六准有一次，例行公事吧。每次来他总是骑在我身上发狠似的。自己出完了就一边歇着去

了。不管我是不是满足了。嗨，其实球子别的都还都以，就是心眼儿小，我要是跟男同志有说有笑的，他也不说，

全当看不见。晚上准让我到他屋里去，锁上门儿就扯我衣服，不管我身子有没有情况，摁在床上就干。他完了事儿

就让我走。好象特解气似的。后来我慢慢知道了，有他在的场合我绝不跟男同志有任何接触。连话都不能说。又跟

做贼似的了。我就是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

「你本来就应该属于他。」

「属于他也不能这样呀？两人之间应该有起码的信任吧？他就是一点也不相信我，好象我一跟别的男同志说话

就要和人家上床似的。你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不过他见了女同志也是唬着个脸，跟欠他二百吊似的。同志关系总

搞不好。其实男女之间的事儿是一件挺美的事儿，要是心情好，环境好，俩人在一起是种享受。球子就不懂这些，

没有情趣，只有发泄。现在只要不是星期六，其它日子球子一叫我到他屋去我就紧张。不知我又犯什么错了。真是

特压抑。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他叫我去他屋，我就知道又逃不了了。可我又是怎么了？我没跟别的男同志说

笑哇。进屋只能我自己把衣服脱了，不脱他就扯。我的衬衣没扣子的多。然后又自己躺在床上等他发恨。这叫什么

事儿？你说这样能舒服吗？能有心情吗？挺美的事儿总是弄得没意思了。」

「那今天呢？」

「今天我特放松，没有一点压抑的感觉。再说今天也是我愿意的。」

「那平时你老往我屋里跑，球子还不气死？」

「气死也没用。不管他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的了。管不住自己。」

「看来你也有本血泪史阿。你也真是怪可怜的。」

「谁说不是呐。可没法子。」

「你呀。给他给得太容易了。他真不知道珍惜。」

「姐就是这个命。」说完没在吭气。

「小王——」

「什么？」

「我还想要。」

「嗯。」说着小王躺好了，等着我的第二次进攻。

我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一点点的亲着她。小王呼吸越来越急促：「快来吧……」小王轻声说道。我一下把小

王抱了起来，她两腿缠在我的腰上，两手楼着我的脖子，我的尘根已经尽根插进。慢慢耸动着。「你叫我姐吧。我

喜欢让你这么叫我。」小王说道。

「姐——」我轻声叫着。

「哎——。」

我把她的舌头吸到我嘴里搅动着，吮吸着。

「嗯，嗯——」小王发出轻微的呻吟声。

「多好呀。」小王喘息地说着。

「姐。我真是爱死你了。」

「我也是啊。」

「咱们能永远这样多好呀。」

「我也希望咱们能永远这样呀。可是……可是咱们也只能这样了，我只能把心给你，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真

的，我只爱你一个人。」

「那为什么？」

「我的身子已经让球子睡了好几年了，不干净了。姐认命了。只能跟他过了。你没结过婚。以后寻个好主，好

好过日子吧。不过姐今天真是太幸福了。我也会把这份情藏在心里的。」

「以后我要是再想你怎么办？」

「忍着点把。以后不会有这种机会了。」

「姐，我离不开你。」

「别说傻话了。」

我把小王放倒，让她的头枕在枕头上，把挡在脸上的头发轻轻撩开，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双手撑着她那对浑圆

的乳房。下身用力抽动着。

「姐，姐——」

「兄弟我舒服极了。你再使点劲，嗯——。快点亲亲我。」小王的眼睛又一次发出亮光，她又要来高潮了。我

趴了下来，紧紧地抱住她，在她的脸上不停地亲吻着。

「兄——兄弟，我又——又不行了。你再使点劲，真……真舒——服——。」

「姐，我也要出来了。」

「出吧，出吧。都给我，都给我吧。」

我精关一松，又狂射了一次。趴在小王的身上喘息着。这次是我们俩一起达到高潮的。

「我真是爱死你了。」小王轻声说道。

「姐。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了。」我说着又吻着她。

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久久没没能分开。

「姐。你是我第一个真爱的人。以后我可怎么办呐？」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我的心永远是你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呀。」

说着我们俩抱在一起轻声哭着。

「兄弟。咱们再来一次把。」

「姐。让我亲亲你吧。」说着我把她的腿分开，头低了下去，在她的阴部亲吻着。

「别，别。兄弟，脏啊。」

「我不管。我就是要亲你。」我又把头底了下去，用舌头在她的阴部搅动着。小王手插在我的头发里恨命抓着，

嘴里喃喃地哼着。不停的扭动着身子。慢慢地从扭动变成挺动，而且挺动的力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

「我受不了了。快，快给我吧。我求你了。」小王轻声叫着。

「姐。我插进去了。」

「快，快——呀。」

我们忘情的大动着。都想把对方溶在自己身体里。

「姐。姐我又要出来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又一次感觉两腿间发酸，疯狂的抽动着，直到又一次喷射出来。

小王休息了一会儿，站了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在自己的头发中绞了一绺头发说道：「兄弟。这绺头

发就是我，你留着，这是我的心呐。」

「姐。我把它永远放在心口上。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里。」

「我放心了。兄弟，今天我不但满足了，也把我心底的话全都说给你了，我真是没有其他牵挂了。记住。这是

咱俩的秘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

我穿起衣服走出她的房门。这间屋是我的天堂。我不会忘掉的。

「谢谢你，我的好姐姐。」我默默地念叨着。

（七）

出操时值班分队长在队前宣布：「早饭后小胡到队部来。」

「莫非昨天夜里被人发现了？哼。『隔墙有耳啊‘。你有这种承受能力吗？敢作就应该敢当。没什么了不起的。

有了她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想道。

在饭厅看见小王，她低着头，排队买饭，看见我时苦笑了一下。可能出操时宣布的事情她也知道了。把她吓得

不轻。

八点四十五，政治部的车开进我们大院儿，走下两个宣传部的干事。急急地走进我们队部。

「不会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儿吧？队里都没反应，哪儿能这么快就到宣传部？肯定是别的什么事儿。我应该马

上告诉小王，别让她揪心了。来不及了。先把情况闹明白了再说吧。」我想道。

「报告。」我在队部门口叫道：

「进来。」随着喊声我走进队部办公室。一看。呵！怎么队的领导都在呀？还真没有过这么整齐的呢。又回到

文化大革命前的时候了？

「小胡，你坐。今天叫你来，是有个事儿，跟你一起商量一下。还是请政治部刘干事说吧。」政委说道：

「情况是这样的。临沂地区两派革命组织间发生严重武斗事件，军区党委要求我们立即组织一支『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火速赶往事发地点，支持革命左派组织的革命行动。这就叫『支左’。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上一次在『支农‘中你表现很好。政治部研究决定派你参加第一支「支左」毛泽东思想工作队。你有没有意见？」

「保证完成任务！」我没加思索立即回答道。

「你没有意见很好。回去准备一下，下午两点到宣传部423 室报到。」刘干事说道：

「小胡啊，『支左‘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你要紧紧依靠当地部队的同志们，作好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要

求你吃大苦耐大劳，同时要求你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圆满完成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你刚回来没

两天，就又把你派出去……。」政委又补充道。

「还是那句话，保证完成任务！」我站起来说道。

「回去准备吧。」

「是！」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走了出去。

「叫你干什么？」小王推门走了进来问道：

「姐，没什么事儿。派我去『支左‘。」

「到哪儿？」

「临沂。哪儿武斗特别严重。」

「那你可得小心点儿。千万别出事儿。你给我好好回来。啊。听见了？」

「姐。你就放心吧。别挂念我了。」

「什么时候走？」

「一点半到宣传部报到。」

「我送送你？」

「不用。今天球子不是回来吗？你就好好伺候他吧。」

「嗨……」

「姐，你看——」我把衬衣解开，脖子上挂着一个我缝好的小口袋。

「什么？」

「你给我的那绺头发。」

「你真是——」小王看见后眼圈红了。

「姐。我爱你。」我小声说道。

「我也爱你。」说着一下抱住了我。

「别，别。让人看见。」我忙将小王推开说道：

「我不管。」说着在我脸上亲着。

两天的集训都是在一个招待所里进行的。一集训完立即出发了，回队的时间都没有。武斗是怎么回事儿我们都

不清楚，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真是你死我活？看来路线斗争真是真样。无产阶级一定要掌握权力，不然党就

要变颜色。劳苦大众就要受二茬儿罪。不过咱们国家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呀？共产党要篡夺自己的领导权吗？我

看这是领导层的权力之争。下面老百姓跟着运动吧。这运动是要用血来作为代价的。

到临沂后明显的看出是两大派，一个是大联（筹）；一个是革命造反纵队。其它组织的标语都见不着。大联

（筹）的标语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造反纵队的标语是：狠揪党内、军内走资

本主义的当权派，将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到底。当地介绍情况说：大联（筹）是保皇派，革纵是造反派，要我们部

队旗帜鲜明的支持『左派‘。保皇派，造反派到底那派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我们不清楚，他们

所持的观点是什么我们也真都不了解。那派都有几十万的拥护、支持者。不能稀里糊涂的支持吧？我们工作队的态

度将决定一个革命组织和群众生死存亡的大事。真象政委说的一样『支左‘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不能轻意下结论。

革委会（筹备组）要我们支持大联（筹）；当地造反派要我们支持革纵。两种决然不同的观点，真使我们难下决心，

而我们这些工作队员自己所持的观点也是有倾向性的，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好象自己的观点就是最革命的。经过

讨论一致决定。及时汇报当地情况，执行军区党委命令。

又是紧急集合，「据可靠情报今晚『机修厂‘和『农联总’可能有一次武斗发生。要求：「只带一本毛主席语

录。‘要发挥我们军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作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立即出发。」队长简短的紧急动员后我们

跑步出发了。

到达事发地点，一点武斗的迹象都没有。一轮月亮高高的挂着。夜还是那么静，沂水还是那样流。一切都是静

悄悄的。「看来今天是场恶仗。咱们可得做好准备。」同来的司令部的王干事说道。说话间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慢慢

集拢在一起，真是分成两大拨，一点点往前挪着。「工作队的同志们手拉手横在他们中间，不能让他们接触。一定

要制止这次武斗的发生。」队长命令道：

我们快速的跑到河滩空地上组成一道人墙。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同时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我看

见他们：一边头带柳条帽，手拿棍棒。一边手持农具，双方对持着。突然不知谁在喊：「血债要用血来还。冲阿！」

双方隔着我们打了起来。我们的人墙没多大功夫就被冲得另七八落，身上不知挨了多少棍棒的攻击，我看见一个『

农联总‘的战士手拿翻弄干草用的三齿往前冲去，一下扎在『机修厂人的肚子上，’机修厂人软软的倒下去了。『

农联总‘的人没等三齿拔出就拦腰遭到一击，『机修厂’人手中的纲条一下就弯了，『农联总人也无声的倒下了。

我们口中依然拼命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冲啊‘。『杀呀’的喊声中显得那么细微。一个瘦小的

身影在我面前倒下，我抱起来一看，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儿，头被打破，鲜血直流，人都软在哪儿了，可手里还紧

紧地拿着一根她的能力所能拿起的粗棍子。「这都是怎么了？孩子也打？」我没有多想，背起她就往河里撤，我看

见工作队的同志们也都背着受伤的群众往河里撤。石块象雨点般的飞来，我把孩子抱在怀里用手护着她的头，一步

步的向河对岸退去，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来，我没来得急反应，就觉得头上一木，一下栽倒在河里就什么也不知道

了。

等我醒来已经是在军分区的医院了。我的头总是沉沉的，老想闭上眼睛。「小胡。感觉怎么样了？」床边站着

工作队的其他同志和护士们。

「挺好。」我睁开眼睛细声回答着，紧接着又问：

「那个小女孩儿呢？」

「你说谁手这么狠，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伤得不轻，颅骨都裂了。不过我们抢救过来了。」

「我们把你拉起来的时候，你手还死抱着那个小女孩呢。」

「那就好。她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在你隔壁的病房里。」

「嗷……」我又闭上了眼睛。昏昏的睡了过去。

鉴于我的伤势情况，工作队决定让我转回军区总医院治疗并给我写了一份评价很高的鉴定材料，建议队里给我

奖励。奖不奖励我不在乎，欣慰的是救了一个孩子。

「你这是怎么的了？」一天午休后小王推开病房门叫道：

「小点声。」看见她我真是很高兴。

「伤的厉害吗？」

「破了点皮儿。」

「让我看看。」

「没事儿呀。」

「还说没事儿。头发都绞没了。」

「真没事儿。就缝了几针。」说着下意识的摸了摸剪秃了的头。

「我说了让你小心点，你怎么就不听呢？」说着眼圈红了。

「别介，我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赶忙叉开话题问道。

「今天早上听队里说了你的情况，我就来了。」

「你来这儿球子知道吗？」

「你又提他干什么？你说他关心过谁？」

「我就是想问问。」

「你真不要命了。」

「这有什么。在那种场合你也会这么做的。」

「你还带着它呐？」小王看见我胸口上挂着的那个小口袋。

「我说过我会一直戴着它。」我笑了笑说道。

「真是傻兄弟。」小王脸一红轻声说道。

「队里都好吧？」

「还那样。」

「听队里说要给咱们办学习班了。」

「什么学习班呀？」

「清理阶级队伍。离开这儿，在莱阳坦克教导团办。」

「为什么不在这儿办呢？」

「说是不让受干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咱们周边的战士也都有观点的倾向性。

不利于运送原籍监督劳动。整个处理程序只用了一天。」这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把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同志们吓傻了。

都变得小心谨慎了，生怕自己说错话，那后果可想而知。真是『红色恐怖’。一出现着种思想苗头，营区马上就出

现：「红色恐怖万岁！‘的巨幅标语。我感觉这是精心设计、精心布置的一场闹剧。这种事儿找不到咱们头上。根

本用不着这么紧张。

没成想这事儿还真落在我的头上。过了些日子。一天早请示时我们班长对我说：「把你们家成员的情况写份材

料交给我。」没几分钟我就写完了交给了他。晚上开班务会的时候班长说：「我们应该要对组织忠诚老实，隐瞒是

绝没好下场的。」这话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这是在说我呢。可我家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呀？队里的同志们立时刻远

离了我，上厕所总有个战士跟着。我成了重大的清理对象了？

「难道我们家出事儿了。不会呀，爸妈都是公职人员，哥哥在部队，妹妹插队，弟弟在学校念书，不会有事儿

的。」我想道。

没过几天全队开大会，学习班的领导在全队大会上宣布：「为了纯洁部队的组织，胡继营同志复原。立即回济

南到干部处办理转业手续。」

会后我找学习班领导：「到底我有什么问题让我复原回家呀？」

「你的问题你自己应该最清楚。还用我们说吗？」学习班领导反问道：

「我不知道。」

「你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我们部队就是不能留用家里有亲属在台湾的人在部队里工作。我说的够清楚的了吧。你收拾一

下明天就走。」

我回宿舍收拾东西，队里的同志们离我远远的，好象我是瘟疫一样。人的亲情都到哪儿去了？冷冰冰的世界呀。

还有什么是真的？

小王几次想找我，球子都给拦住了，是啊，我一时间变成被清理的对象，也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只能看着

小王苦笑。不能给她找麻烦呀。

我离开莱阳学习班。也结束了我五年的部队生活。

【完】